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獨立評論

第一八八號

民國廿五年二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價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紀念丁文江先生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丁在君這個人　胡　適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　高振西譯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懷丁在君　李　濟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編輯後記　適　之

本期零售每册壹角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現在過一個月了。北方的報紙僅大公報上有一個認可而悼惜的短評，南方的報紙我所見只有字林西報有一篇社論，這篇社論是能充分認識在君行品的。李濟之先生說，「在君的德行品質，要讓英美人去了解，」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適之先生將來為他作一部傳記。他若不作，我就要有點自告奮勇的意思。

論在君立身行事的態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一，對自己（或應曰律自己），二，對家族，三，對社會，四，對國家，現在依次敘說一下：



丁文江先生遺像

（民國二十二年照的）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現成的物質享受之紈袴子，也不是中世紀修道的高僧。他以為人們沒有權利過分享受，因為過分享受總是剝奪別人，同時他也不願意受苦，因為他覺得受苦的機器是沒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為公眾服務而生活，所以服務的效率愈大，生活愈有意義，起居飲食愈少摩擦，服務的效力愈大。我們在此地不可把舒適和奢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適，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適。他對于朋友的趨于奢侈的習慣，卻是竭力告戒的。舒適可以減少每日生活中之摩擦性。只要不為舒適所征服，舒適是增加生命力的。譬如，在君若是有機會坐頭等車，他決不肯坐二等車，有地方睡安穩的覺，他決不肯住喧鬧的旅館。但是這些考量，這個原則，絕不阻止他到雲貴爬高山去看地質，絕不阻止他到黑海

的泥路上去看俄國工程，絕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領北大的學生到西山和塞外作地質實習，絕不阻止他爲探礦爲計畫道路，半年的遊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適，正是爲儲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勞作。他以爲人人有要求舒適以便工作的權利，人人都沒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適而不勤作的權利。在這一個道理上，他不是明顯的受英國的「理論急進者」的影響麼？雖然他沒有這樣自己宣傳着！

他有兩句名言，「準備着明天就會死，工作着彷彿像永遠活着的。」所以無論在何等疾病痛苦之下，無論在何等顛危的環境中，我總不曾看見他白白的發愁，坐着憂慮消耗光陰（不幸得很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若是他憂慮，他便要把這憂慮立時現爲事實，若不能立時現爲事實，他決不繼續憂慮着。例如他大前年冬天從俄國回來後，覺得身上像有毛病，到協和醫院去診察他的左脚大拇指發麻的症候。他問醫生說，「要緊不要緊？」醫生說，「大概不要緊。」「能治不能治？」醫生說，「不能治。」他告我，當時他聽到這話便立時放心了。我問他所以然。他說，「若是能治，當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從此不想他好了。」他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語外，以前，雖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憤怒，但大體上是高高興興專說笑話的。他從不曾問過醫生，「我這病有危險沒有？」他在病中也從不曾憂慮到任何身內的事。他能暢談的最後一日，和我所談的是胡適之先生應該保重他的身體，節約他的用度，是凌鴻勛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北方大局如何如何。這樣的心神安定，有幾個宗教大師能做得到？

二，論到在君之對家庭，真是一位理學大儒。他對于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極其恩愛的。他們兩個人的習慣與思想並不全在一個世界中，然而他之維持她雖至新至少年的愛夫妻也不過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可以敬佩的女士，處家，待朋友，都是和藹可親，很誠心，很周到的，並且對兩方的家庭都是絕對犧牲自己的。她不斷的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護人，並且做她的看護生。他眞是一個模範的丈夫，無論在新舊的社會中，都做到這個地步了。

說到這裏，我不妨連着敍述他的性道德觀。他並不反對「自由生活」，假如「自由生活」不影響一個人的服務社會。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得其正，不然，要失却一個人的精神平衡，因而減少一個人的用處。他從俄國回來，尤其稱讚俄國的婚姻制度，他說，兒童既得公育，社會上又從此沒有 Scandals 了，這是自從人類有配偶制度以

來的最大革命。他這樣的信念，却是想送給將來的中國人們去享受。他自己，不特沒有利用任何一種現成的左傾或右傾思想便利私圖的事，或存心，並且凡是合理的從新習慣所要求者，或僅是所容許者，他總要充分的盡其責任。他論人是很寬的。自由戀愛是可以的，或者有時是很好的，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娶妾也未嘗不可，也要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我們大家知道，他對于志摩之再度結婚是反對的，在君不是反對志摩再婚，他是反對志摩那樣一結婚不能工作了。他十分的相信，服務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於在能充分服務一個條件下之個人自由，不應該用成見的道德論去干涉他或她。

在君對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範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異母的，三弟。從他的老四以下，求學的事總是他操心。他之所以辭地質調査所的原因，據說，大部分由於地質調査所所長的薪水不够他津貼弟弟們上學。在他「失業」的那一年，我問他小家庭外大家庭內之擔負，連帮親戚們共若干。他說，今年兩千！待他次年不失業了，他的進款也只是每年六千。

三，在君對于社會的觀念完全支配在「服務」一個信心之下。若把他這個主義寫成文字，我想可以這樣說。看看中國人是在何等階級的生活中。據何廉博士的研究，中國人的平均進款，是每年二十七元。再看看我們知識階級的生活是怎樣。若把我們的生活降低到每年二十七元，一件事業也不能做了。若受今日社會給我們的待遇，而給社會以相當的回報，只有黽勉服務，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盡了，然後可以問心無愧。在這一個基本認識之下，他是永不間斷的爲社會中團體及個人服務。他論一件事之是非，總是以這一件事對公衆有利或有害爲標準。他論一個人的價值，總是以這一個人對公衆有用或有害爲決定。他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功利論者，但是他的基本哲學，確是一種社會價值論。

他一生的服務範圍雖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學術及學術行政，其餘二三分或者當由行政的（包括有助行政之技術的）及實業的平分了能？他放棄了自己的研究來管別人的研究，他犧牲了自己一時的工作來輔助別人的工作，其意無非以爲一人之成績總有限，多人之成績必然更大。在不深知者或者覺得他有一個舍己耘人的天性，其實他是爲社會求得最大量之出息，而不求其自我。這樣熱心的人本已少見，這樣熱心又加以在君那樣的見識與學問，又有誰呢？

他對于好朋友之態度，恰如他對于他的家人，妻與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並且操心到極緊張極細微的地步，有時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還要多。他的操心法，純粹由他自己的觀點行之。他是絕對信賴近代醫術和醫院規律的。朋友病，他便如法炮製之。舉例說，受他這樣待遇的，有適之詠霓兩先生。他是絕對相信安定生活是工作的基礎條件的，朋友們若生活不安定，他便如他的見解促成之。受他這樣待遇的有我。他爲一個朋友打算，要從頭至尾步步安排着，連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裏頭。據李仲揆先生說，在君這樣爲他安排過，只是仲揆沒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兒寡婦第一個保障人，趙亞曾先生的事可以爲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於他認爲有用，學術上或事業上之用。一旦旣成朋友之後，他每每不自覺的戲以監護人自居，對于同輩（聽說對于比他年長的也有時如此）儼然像個老大哥。因此，朋友們一齊稱之曰「丁大哥！」若他認爲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爲上喪失或減少其社會服務的或學術的作用，他必要責備，必要督促着改過來，因此常和朋友發生糾紛。

我可以記一件親見的事。前年二月，翁詠霓先生在杭受重傷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在君正在協和醫院躺着，一面檢查身體一面還發點小燒。朋友想，不要告他這消息，偏他看報看見了。一聽朋友說明詳情，他立時要出醫院飛去。我親自看見他在涕泗交流中與醫生爭執。醫生說：「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傻的。你到了杭州，一個病人也無一點用處。」因此他才不走，就在床上料理了許多事，皆關於詠霓事業的安排。他沒有許多話，只是說，「詠霓這樣一個人才，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對國家，或者外國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後，字林西報作一社論，題目「一個眞實的愛國者」，我相信這是對在君最確切的名稱。誠然，在君沒有標榜過愛國，尤其沒有辦過「救國會」，然而在君對于國家的忠勤是極其昭明的事實。就消極的方面說，他從來不曾坐過免票車，從不曾用公家的費用作私用，從不曾領過一文的乾薪。四年前，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敎科書。他到中央研究院後，經濟委員會送他每月公費二百元，他便分請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滬總辦卸任後，許多人以爲他必有幾文，乃所餘僅是薪俸所節省的三千元，爲一個大家庭中人索去。

積極方面說，他在中國建設出地質學，至少他是創造

了一個可以使地質學在中國發達的環境，已可謂功在國家。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在提倡科學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滬任中，爲後來之上海特別市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國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國人，反而能夠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是爲中華民國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此中故事，在君曾爲我詳說，待後來寫出。）至於他對外國人，永遠是爲中國辯護的，至少是爲新中國辯護。凡外國人抹殺了中國的事實而加菲薄，他總奮起抵抗，論政如他駁濮蘭德的小册子，論學如他評葛蘭內的文，都是很有精采的。北平教育界致國聯調查團書，是他的手筆，是一篇偉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識，忠勤的爲國家服務，絲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眞實愛國者的定義，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雖是一個眞實愛國者，却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他以爲世界上的文明的和平的民族都應該共存共榮，共致力于人類之知識與幸福，所以有時候他眞拿某一外國人作朋友看，這是我所最難能的。

以上所說是在君的「立身」，以下再談在君的「行道」。

☆　☆　☆

我們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這當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國也曾經爲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提倡過，現在不聞聲氣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質文明，當然不能簡單成「貉道」。這當然也不是「王道」。我們的近鄰無端把覇字讀作王字，眞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決不退化到二千年前，無論他是王是覇。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條大道。在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性」，有「智慧」，有「人類同情心」，在這道旁所建築的庭舍，是「世間經驗之擴充」，「科學知識之尋探」，「物質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性社會之方案」。自從開闢新大陸以來，人類的知識日向擴充，人類的要求日向增加，人類的思力日向解放，至十八世紀出來了成系統的理性論。科學與工業之發達，固頗受這樣思想之影響，而若干人生觀社會觀之改變尤是這類思想所助成。這樣一步一步向着開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歐戰後才出來新生的反動。

在君留學英國，在歐戰前若干年（一九一一以前）。

那時候自由黨已起來當政，早年的理論急進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若干主張，修改後依然爲實際政治上爭議之點。以在君的思力敏銳與多才，在這時候好看報，特別是泰晤士報，自然要受這個空氣的影響。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經濟學書的，我尤知道他關于 J. M. Keynes 的書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說，他縱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派思想的影響者。聰明人嗅着空氣便可得堅實的益處，原不待咬文嚼字如專家然。在君又是學科學的，他在英時的科學興趣，由動物學到地質學。恰恰這一行的科學在英國有聖人達爾文，有護法赫胥黎，有遊擊名將葛爾登（Francis Galton），所以在君若于研究這一行學問時越過實驗室而寄興趣于詞辯，大有精神的安頓處，連宗教都有一個。在君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復並不是），他也在中國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的英國又是利用科學造成福利的最前進國，在若干意義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來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之敏而銳，在最短時間中能抓到一題之扼要點而略去其不重要點，自然不是英國人教會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資料，所表現的方式，所鍛鍊成的實體，却不能不說一部分由于英國的思想與環境。英國有很多極其可惡的思想，不過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層精粹。因爲在君能讀法德文書，走過大陸，他對于英國人之守舊，自大，擺架子，不自覺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絕看不起中國人學來一個牛津架子，或者他對於周橋清談，也不盡看重吧。

至于他所受者，大來說近代歐洲的，小來說維多利亞朝以來英國的，究是些什麼？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幾句！

行爲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縱感情壓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經驗，而不容以幻想代經驗。

流傳之事物或理論，應批評而後接受，而不容爲世間的應聲蟲。

論事論人要權衡輕重，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價值，全以在社會福利上人類知識上之關係爲斷。

社會是一個合作集團，人人要在裏邊盡其所有之能力。

社會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費之處是必須改革的，（雖然要用演進的方式）社會上沒有古物保存之必

要。

讀者看到這裏，若是不識在君者，或者覺得此君必是一個「冷靜頭腦」，這卻大不然了。他是一個火把！他又是一個感情極真的人！以強勳不息的精神，用極大的感情，來祈求這一個「理性—經驗—實用」的哲學，來實現一個進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　☆　☆

歸納以上兩章，我們可以說，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彙備中西倫理條件的積極的良善公民，永遠為團體為個人服務着。這一層是使他不能為革命黨處。在君在主義上是欽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學及開明的民生主義者。這一層是使他近年來頗同情于蘇俄設施處。

近代文化到中國來，雖有成功，也多失敗。今日中國在思想上，在社會倫理上，在組織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現象，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國」的大隊中最有才氣的前驅。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庶幾可以成第一等的近代國家了。為什麼他先死呢？

☆　☆　☆

記得九一八之前的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不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就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論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人才，何為仕於錢鏐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之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

☆　☆　☆　☆　☆　☆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傅孟眞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偉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眞說：

>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衆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裏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眞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 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喫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

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裏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裏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爲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姪兒，內姪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爲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用，……等等。他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也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裏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

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爲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
>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
>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
>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爲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纔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

張君勱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僇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為多數人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着「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　☆　☆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裏，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裏，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興趣。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裏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胆的說：

>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 只要有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他說：

>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着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說：

>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數裏的少數，優秀裏的優秀」起來担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並且風靡了全國。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裏，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在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將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贊的話。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　☆　☆

在君的為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鬍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於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

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只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了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裏挑出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可惜這把扇子丟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適，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他對於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贊不絕口。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地質學獎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後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為他出力徵募撫卹金。他自己擔任亞曾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時帶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責他補工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 M. Keynes 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作律詩了，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裏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遊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民國二十年，他在秦王島避暑，有一天去遊北戴河，作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云：

峰頭各採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此樂如今七寒暑，
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王島住了十天，臨別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

的詩前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此別原知何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今年他死後，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眞有不堪回憶之感，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虬怒鬚。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永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的心裏的。

廿五，二，九夜。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民國二十三年春間，我在武康車撞橋梁，臥病杭州，幾致不起，丁在君先生曾在獨立評論發表『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差不多是一篇身後的墓誌。不料時未二年，我猶健在，而在君先生竟已長逝，還是我在此地寫他死後的追憶！

我初認識在君先生是在民國三年。那時他剛從雲南省調查地質回到北京，每次遇見，他都敘說他在東川等處考察礦產的情形，金沙江的大川深峽，苗子猓玀的人情風俗，使我對於邊遠旅行發見極濃厚的興趣，也從此時開始覺悟中國土地廣大交通艱阻，中國地質學者正當以跋涉山川，開闢此學術的疆域引為己責。我自覺見獵心喜，在君先生恰是中國地質學界中第一個獵人。

當時，我在地質研究所內做主任教授，我們最苦找不到一個人肯教古生物學，在君先生一到北京便毅然擔任，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另一方面，他竭力主張注重實地觀察。他以為平常習慣，由一個教授帶領許多學生在一學期內做一次或二次旅行，教授匆忙的走，學生不識不知的跟，如此做法決不能造成眞正地質人才。他以為要

使學生能獨立工作，必須給他們許多機會，分成小組，自行工作，教授的責任尤在指出應解決的問題，與審定學生們所用的方法，與所得到的結果。他不但如此主張，而且以身作則，有很多次數，率領學生認眞工作。他的習慣是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我們至今猶可想見他在那時候口講指畫的勝概。

民國四年我同他到平綏路旁的雞鳴山煤礦閒遊。但在君先生在閒遊中也決不忘工作，我跟着他渡渾河，登玉帶山，敲開球腐蝕的輝綠岩，辨自南趨北的逆掩層，回首舊遊，歷歷如見，尤可證明領導人才之眞能以自身與味引人入勝。同年夏間我往綏遠調查，啓行以前，在君先生指示測量製圖的方法，採集化石的需要，諄諄善誘，使我明白地質工作之決不能苟且了事。那時火車只到大同，北出豐鎮，西經涼城，循大青山以西，經清水河而返，在今日火車已通之日，眞不易體會那時交通的遲滯。

民國五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在君先生做所長，我做礦產股長，其實股長是虛名，我不過是在所內幫助做研究工作。在那時我們很用力討論專門名詞的用法。有一種趨向是要將地質學及其相關諸學的專門名詞澈底的從新翻譯，凡日本人的名詞皆不要用。我很反對此說，我覺得日本人既沿用中國的礦物舊名，我們自也可襲用日本的岩石新語。古生物與現代生物有密切關係，更不能好自立異，而且英法德諸文字都有許多名詞互相雷同，科學界必須求節省時間，最宜免各分門戶。日本名詞爲中國所無者，中國自應通用，中國名詞爲日本所未有者，日本亦必接受，所以中國用日文之寒武，日本亦必用華文之奧陶，誼尙往來最便實用。在君先生採取此說，到後來更囑董常君編成中英對照礦物岩石地質名詞輯要，所以中國地質機關雖有好幾個，但許多出版物所用的名詞大致是統一的。

當時我們也屢次討論地質報告出版的方法。在君先生對於此事看得非常重要，所以進行也特別謹愼，擬有好幾種計劃，比較討論，又因印刷着色地質圖的困難，一再試驗。凡百事業創辦時必有許多麻煩，皆爲後來做現成工作的人所不易想像，但非創辦人盡心努力，這種麻煩又不能解除。各種方案粗定之後，在君先生因歐洲和平會議出國考察，我暫代所長職務，把地質彙報及地質專報嘗行印刷，都在民國八年出版，這是中國地質調查所正式出版的開始。在地質彙報第一號內，在君先生曾寫一序，首引德國學者李希霍芬的言論，他說：『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室內，不肯勞動身體，所以他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展。但要

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則希望甚少。』在君先生說：『現在可以証明此說並不盡然，因爲我們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試想誰能養成這種精神呢，當然在君先生自己的力量最爲重要。

在君先生的實地工作，不但是不辭勞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調查地質的人，一手拿錐打石，一手用指南針與傾斜儀以定方向測角度，而且往往須自行測量地形，繪製地圖。這種方法，在君先生都一絲不苟的實行，而且教導後輩青年也盡心學習。有這種以身作則努力不懈的人做領袖，中國地質工作早應已有正軌方法，惜乎事實上並不盡然。我想中國地質學者中很有出類拔萃的天才，足見我們民族的能力很好，但尙缺乏多數人共守的標準方法，各人隨興所及，以意爲之，這是我們後輩人努力不夠，愧對前人的。

在君先生在民國二年曾偕同德國人梭爾格君做正太鉄路沿線的地質圖，縮尺二十萬分之一。此殆爲中國人自作地質圖之第一次。此圖至今未印，但後來已有他人參考採納出版。他對于北平西山曾作研究，西山地質志上的鑛產地質章大部份是他起稿的，周口店西南長溝峪的逆掩斷層也是他與我共相討論而得的，這也許是中國人最早發見逆掩斷層之一。他在民國七年對於山東嶧縣煤田曾作詳細研究，作有地質圖，規定鑽探地點，其圖說皆未印行。他的實地觀察爲人所熟知的，大約要推長江下游的地質，因爲他曾著有一書爲民國八年濬浦工程局出版，但此項工作實遠不及他在西南各省所做的詳細與精密。

民國二至三年在君先生獨自在雲南省工作，所到的範圍，北起東川會理，東迄威甯曲靖，南抵昆明，西至武定，所得的結果除二三篇頃已發表的外，尙未發表的尙有數倍。民國十七年，他往廣西，所歷甚廣，在遷江馬平宜山河池南丹智縣等處觀察較詳。民國十八至十九年又作大範圍的貴州地質調查。那時我們曾有調查西南全部的計畫，分爲數段進行。起身最早的是趙亞曾黃汲清二君，越秦嶺經四川西部，又分爲二組，趙君由敍州南行入滇，行至昭通縣被土匪打死了。黃君由敍永入黔，担任貴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君由重慶入黔，所經之地，北起桐梓，西抵畢節，東包都勻，南盡桂邊，雖有許多牲口馱運行李，但調查人員長途步行，不石給圖，手足並用，一路都用極嚴格的科學方法，努力工作。差不多同時起程的又有譚錫疇李春昱二君特別注重川邊及西康區域，西抵甘孜巴安。在這樣大規範工作之中，雖然趙

亞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傷心，但他還是竭盡心力勇猛前進，做出很好的成績，也給幾位後學的人一種最可效法的模範。當然，這種遠道工作，一定得到許多極珍貴的科學觀察，尤其在君先生是興趣最廣知識極博的人，不但採集化石研究地質盡心竭力的做，即凡經濟文化交通以及人種分別等事亦莫不有很好的材料。我嘗自恨對于西南諸省知識太少，但猶幸有朋友如在君先生對于西南知識足稱全國第一，著作發表，必可極便參攷。所以二年以前，當他在北平教書的時候，我再三勸他務必從速整理他所有關于西南諸地的圖件與筆記，因為我深知道他有治事的才能，又有救國的宏願，我願他長做地質工作，但我又知道國家所待於他的正自甚多，地質機關決不應把他私為己有，在如此情形中，當然只有希望他集中精力，從速把許多極有價值的知識寫出來，給大家利用。他也贊成我的意見，積極從事，惜乎時間太短，又在北平這種混亂不安的環境，又因南邊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之職，所以整理雖略有工夫，而成績究尚未發表。綜計在君先生的工作，在西南的特別繁多而重要，但已發表的著作却又特別缺少，十成中之一成都還不到。即使我們後死的人代為整理，定不及他自己寫出來的親切完整，這是我們現在所最引為悲傷的事！

地質學中，在君先生對于古生物研究，極有提倡之功。在民國五六年間，他深惜中國人沒有古生物學專家，所以力請北京大學聘美國葛利普先生來當教授，他又在地質調查所內創辦中國古生物誌，至今已印八十餘册，為全世界有名的科學刊物。他又為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的名譽主任。他自身對於古生物學，雖非甚為專精，但也能認識許多標準化石，為中國多數地質學者所難能。他又曾用統計方法攷定丁氏石燕與謝氏石燕的分別，也是一種學術貢獻。

地質學之外，在君先生對于人種學與地理學也極關心。人種學且不說，地理學方面，他特別注重地圖的整理，勸友人測定經緯度，現在經地質調查所職員測定者，已有一百幾十處。他勸申報館發行表明地形高度的新地圖，又勸地質學者做圖務求準確。同時他更注意觀察各種現象，我們試讀他的漫遊散記，蘇俄旅行記，川廣鉄道勘查記，便可想見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到而慎密。他又注意古人的地理工作，所以曾作徐霞客的年譜與遊記附圖，他對于這位先生在西南各省的觀察十分佩服，不但首先提出金沙江為揚子江源，為中國地理學上一大功績，而且詳寫石灰岩地

的洞穴，認識火山熔岩的成因，他的記述本領及推想能力，往往猶出許多近代學者之上。這種人才當然值得表揚，而表揚之人，尤以熟悉西南地理如在君先生者，最爲適當。

在君先生的事業現在不想多說，略舉數例，如參加龍烟鐵鑛廠的建設，創辦熱河北票煤礦，創辦新式的大上海市，對于中央研究院各事業之實行管理，都有成績，昭然在人耳目。凡認識他的人莫不承認他不但是科學家而且是事業家。他死了，無論中外，莫不同聲歎息說，不但是地質學的損失，而且眞是中國國家的極大損失。

在君先生的心理是很近代化的。我曾好幾次聽見他勸勉青年，用他懇摯誠切的語調，更有以身作則的吸力，當然極能引起青年的同情。他對于青年，也非常看重，民國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講演時曾歷述地質調查所人員及北京大學學生十分更好的經過，末了結論謂中國教育，確大有進步，青年眞好且並無過失，國事責任，全在自命年長的人們的身上。在君先生病故後，我曾接到馬廷英君從日本仙臺來信，高振西君等從北京大學來信，王曰倫君等從貴州省來電，都是十二分的沈痛傷心，歎息失去了做人的導師與求學的領袖，讀了之後令人悲傷墮淚。

一個人能使人心誠悅服，決不是偶然能得的，不但要學問過人，尤在乎自身人格確有可以使人人起敬的地方。在君先生在民國十六年淞滬商埠總辦辭職後，生計極爲困難，幸賴楊聚誠君贈送五千元得以度日。他一生歷任各種職務，辛苦工作，到他死後，總計他的財產，不過一萬五千元。如非公私分明，十分廉潔，豈能清寒至此？

我與在君先生相從二十餘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實敬他爲師。上年十二月間他在衡州重病昏暈四十餘小時，我前往看視，適已清醒，不料至今年年初在長沙湘雅醫院中病勢突然惡轉，終不能救。但這次他往湖南的目的原爲粤漢鐵路勘查煤礦，他已到湘潭譚家山煤礦詳細考察。一個地質學者死在實地工作上，他如死而有知，或亦可以自慰。我極盼他的治學的精神與做人的規律能長留在後輩的心中做我們的模範。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註一）

葛利普
高振西譯

——是先鋒，是熱心工人——

建造中國地質學之基礎，及督劃其發展之途徑，丁文江博士實具最大之功績。博士之姓名，在地質學上所佔之位置，恐較在其他任何學術方面更為重要。

丁博士心目中之地質學，極為廣汎，範圍所及，非只構成地球之材料，如礦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動此種材料之種種動力，以及其漸漸演變之程序。進而對于地球之形狀構造及經過歷史等全體，作為研究之對象。於此，更涉及自古以來，地球陸面以上，及海水以內之生物焉。各種生物演進之程序，及足以影響其發展分佈之各種因素，如關于地理氣候及生物等，均在範圍之中。在中國推行此等工作，需要經過高等訓練之專門人才。造就此等專門人才之教育問題，在中國自屬第一要圖，而丁博士最早即獻身於此。（註二）

在歐洲科學思想發達以前，中國先哲對于地殼變動之基本性質，雖有明確之見解，而以後歐西竟超過遠東，蓋因能了解觀察與實驗之方法，足以改正哲學上之概說也。丁博士充分明瞭此種事實。發展東方科學，必須訓練調查與實驗之人才，且必須使此種人才在田野及實驗室之內工作，而其所尋求必須是先尋求事實。

丁博士與其他曾受國外訓練之領袖，均感覺此種教育工作之困難，丁博士乃運用其特有之能力以解決此科學教育問題。渠確認基本之科學訓練，必須在本國講授，於是需要適當之教師。渠自任相當之課程，其他課程，若不能在留學生中選得相當人才之時，則請外國人士相助。為求更高深及更專門之訓練，渠確認必須將中國學生送出留學。但第一條件，必須淘汰成績欠佳之學生，毫不姑息。惟其最適當者，方可予以留學之機會。

人才之訓練，不過為事業之發端。研究之精神，必須確立。堅強之中心與重要之設備，必須創設。中國地質調查所之發展，在效能方面，能有今日之超越地位，實為丁博士紀功碑之一也。次為改組後之北京大學地質系（註三）最初亦由丁博士之計議，其中一切設計，均曾予以密切之注意者也。

丁博士最初即感覺中國地質研究之困難在乎地層內之化石知識之欠缺。此種化石，非特須搜集之，保存之而已，尤須予以科學之描述及說明。渠深覺此種工作之重要，因而籌畫刊物，專門記載與解証中國生物之遺跡。偉大之「中國古生物誌」刊行卽爲實現此計劃。此四開本之專刊出版甚多，丁先生之意欲使此刊物較之其他國家之同類出版物有過之而無遜色。全誌共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專載植物化石，乙種記無脊椎動物化石，丙種專述脊椎動物化石，丁種則專論中國原人。第一册之出版，距今不及十五年，而今日之各別專集，已近一百巨册之多。此種大成績實非他國所能表現。

化石必需科學的採集，方有最大價值。丁博士功績之一，即爲訓練中國青年在地質學各方面從事實地調查工作。在大學中，渠均親自領導學生作野外實習。且曾兩次組織大規模之科學調查隊，對中國西南部地質作有系統之研究，並採集化石。其一次爲一九二八年廣西調查，一次爲一九三零年貴州之行。渠曾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調查雲南，又加上述兩次調查之結果，遂造成吾人對于中國西南部古生代地層知識之基礎。古生物誌之根據彼等所得之材料者，已出版十二巨册，計在兩千頁以上，附專圖一百八十餘版。而即將付印，及尚在編著之中者，爲數尚多。

博士於親身担任調查工作之外，常派遣多數有訓練之中國青年調查中國各地，所獲材料極其豐博。搜集所及，幾包植物及動物兩界之全部，驚人之發現「北京原人」亦在其中也。

化石之研究，最初每託請外國專家。博士亦曾邀請數人來中國任此種工作（註四）。此在最初爲不得已。今者教育進步，中國青年對於此種研究多有優秀成就，其曾受歐美專門訓練之人，已能應付更困難之工作。近年刊行之專集，大多數均出于中國古生物家之手。

丁博士與其他科學領袖人物均認爲，欲科學在國家社會之利益上能有高能之應用，純粹科學之研究實爲其最重要之基礎。然而丁先生對經濟地質及國內礦產之富源方面，亦未嘗忽視。記錄地動現象之地震台是其一例；另一例則有「西爾燃料研究室」（浙江金西爾氏及其後裔所捐建者）同爲地質調查所之重要且兼顧之設備也。地質之測量作圖，化石之採集，以及構造等變遷之推定，不過爲調查工作之一面。土壤調查，及其于中國農業上之應用，亦爲同等重要之事業也。在經濟方面，如煤炭諸礦之調查及中國鑛業之發展，而努力于周口店之開掘，則屬純粹科學範

圖。二者均為地質調查所所兼顧之工作。

丁博士為中國科學界之最偉大人物之一，余所述不過其生平事業與功績之一部。丁君之為人，非特具有過人之能力，且有遠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與勇氣，識見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實！

丁博士以超衆之才識與能力為其祖國努力，從來不為私圖。其生平最熱烈欣慰之事莫過于親見某一個青年之中國地質學者成就某一件有價值之工作而能與歐美之同類工作比美之時。丁博士之遽爾長逝，科學界哀悼損失一個領袖，一個工作人員，一個主動之力量。博士之學生，博士之同事，與博士之朋友，又哀悼損失丁文江這個「人」！

☆　☆　☆　☆

譯者附註

(註一)原著所述丁先生之事業與功績，每引地質調查所為証。地質調查所之創設，為丁先生等所努力之結果，且任首任所長有年，多所擘劃。近十餘年來先生辭去所長職務，由翁文灝先生主持其事。而丁先生任該所出版之古生物誌主編以至于今。且丁先生對于學術事業向具熱誠，而與翁先生之交情又極密切，故即在翁先生任期以內，丁先生對該所之一切籌劃與發展，隨時均有極大之助力。原著云云，讀者當不誤會。

(註二)民國初年，丁先生等創設地質調查所，惟工作人才缺乏，乃于民國三年北京大學地質系停辦期間，借用該校之設備與校址，設立地質研究班，五年畢業，担任調查工作。其成績優良者逐漸抽送留學。今日中國地質界之巨子，如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諸先生，均當時之學生也。

(註三)北京大學之地質系創設于光緒末年之京師大學時代，後因故停辦。地質研究班畢業之後，先生等主張教育與調查研究事業應分工合作，因建議北大恢復地質系，任造就人才之責。調查所則專司調查研究工作。當承蔡元培先生之同意，于民國七年正式恢復地質系。民國九年丁先生為研究中國化石起見，聘請世界第一流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先生來華，在調查所領導古生物學之研究。但為訓練青年計，同時復請葛先生在北大教書。今日之中國古生物學家，如孫雲鑄，楊鍾健，斯行健，計榮森等，直接為葛先生之高足，而間接為丁先生之培植。十九年蔣夢麟先生回長北大，二十年聘先生為地質學教授。五年來，課程改良，設備擴充，人數增多，及地質館

之建築等，均丁先生與李四光等諸教授努力之結果也。

(註四)請外人研究古生物，葛利普先生實唯一重要之大員，見註(三)。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丁在君先生爲吾國地質界先輩，素來主張實地調查，故曾經他考查過的區域甚廣，不但西南諸省爲其特別研究地方，即中國中部及北部各省亦到處有其足跡。又因他調查時講求精密，注重系統，所以他存留下來的記錄及圖件特別豐富，他所採集的化石及標本動輒以噸數計。但是他對於出版報告十二分慎重，所以他已曾發表的地質論文比較不多，恐還不及他實地工作之十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之下，不但一般人對於丁先生在地質學上之貢獻甚爲隔膜，即地質界中人亦少有知悉他的工作詳情者。清受地質調查所長翁詠霓先生之囑與尹贊勳先生共同整理丁先生遺稿，在整理尚未就緒之前，很難作一有系統的報告，詳詳細細的講他的工作。今姑就個人所知略述先生實地調查範圍及先生已出版各論文內容之大概。

實地調查區域及工作性質

(甲) 大規模的調查

(一)雲南　丁先生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爲民國二至三年雲南之行。他從安南入雲南，當即赴個舊看錫鑛。隨至昆明，復北行實地考查，經富民，祿勸，元謀，過金沙江至四川會理。由會理折而東南行，再渡金沙江入東川府屬考查銅鑛。復由東川東行入貴州威寧縣，又折而南，經宣威，曲靖，陸良而返昆明省城。綜其雲南四川之行，除研究東川會理之銅鑛，個舊之錫鑛，宣威一帶之煤鑛外，曾作有路線地質圖，表示地層及地質構造，曾特別研究寒武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地層，採集化石甚多，一部份已經地質調查所研究出版。先生工作一方面改正法人 Deprat 的錯誤，一方面建立滇東地層之基礎，爲後來調查之基。

(二)廣西　先生於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而於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爲詳細，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

時採集標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質除攷查南丹河池錫鑛，及邕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而於馬平石灰岩研究尤詳，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

(三)貴州　民國十八年先生組織西南地質調查隊，由重慶起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先生南行，經松坎桐梓至遵義，由遵義西行經打鼓新場至大定，原擬在大定會合趙亞曾黃汲清二人，突接趙遇匪被害耗，悲哀不勝，旋同曾王黃三人東行至貴陽，旋又南行經都勻獨山荔波而入廣西南丹縣境，於是貴州工作與民國十七年廣西工作銜接。繼折而北行經平舟大塘返貴陽，由貴陽經遵義桐梓返重慶，於十九年夏返北平。此次之行爲先生平生最大地質旅行亦爲最後的大規模地質旅行。其所得結果對於地質學，鑛產，地理學及人種學無疑的必有很大的貢献。地質方面工作則沿途均繪有精細的地形及地質圖，對於地層研究尤一絲不苟，而於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更有精細的透闢的考查。將來西南各省這三紀地層研究要以他的結果爲基礎。

(乙)零星的調查　二十年來先生足跡遍國中故所作零星的地質工作甚夥，今略舉其重要者如次：(1)太行山內之調查。先生自歐返國爲民國二年，到北京任職後即同德人 Solger 教授赴井陘娘子關平定一帶考查煤田鉄鑛井研究地質，又曾赴冀豫交界之磁縣六河溝一帶考查煤田地質。(2)北平西山之調查。先生因久住北平故對於平西一帶地質曾不時加以調查，葉良輔先生之「西山地質誌」一書即在先生與翁文灝先生指導之下出版者。(3)南京山地及蘇皖浙三省界上之調查。此爲先生重要工作之一，其調查結果及歸納理論均載所著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一書中。(4)山西三門系之研究。此爲先生重要發見之一，作有剖面圖，在安特生先生所著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一書中。(5)蔚縣廣靈陽原煤田之調查。此項調查乃與張景澄先生合作，已在地質彙報第一期中出版。(6)宣化龍關之調查。除地質考查外，他對於龍關之鉄鑛及宣化一帶之煤鑛均有研究。(7)大同煤田之調查。(8)北票煤田之調查。(9)鶴立崗煤田之調查。(10)山東中興煤鑛之調查。(11)萍鄉一帶之調查。除考查萍鄉煤田外，先生曾研究石炭紀及二疊紀地層。(12)湘潭耒陽煤田之調查。此爲先生最後之地質調查，亦爲先生致病之因。

已出版的地質論文

1915 — 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 Far Eastern Review No.6. 此文有地質附圖及照片，文內述

東川一帶之地形，地質，鑛脉性質，開鑛歷史及如何改良行政如何施用新法等。

1919 — 蔚縣廣靈陽原三縣煤鑛地質（與張技澄同作），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

1919 — 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Shanghai Harbour Investigation, Ser. 2,—General Data, Rep. No. 1. 此文內有着色附圖一，相片及插圖甚多。文內對於地層作綜合的及分區的討論，對於地質構造則首述江南山嶺與秦嶺及南嶺之關係，繼言各部之特殊結構并及地殼運動之時代。地文方面則對於地殼之升降，氣候之變遷，河流之生成，均有精到之理解。而對於揚子江之出口問題及三角洲之生長，尤有獨到之見解。

1921 — 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1922 — 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 Congrés Géologique International, Comptes - Rendus de la 13me Session, Belgique, p.1155. 此文略述雲南東北部之地質及地質構造。

1923 — Note on the Gigantopteris coal series of Yunnan in A. W. Grabau: Stratigraphy of China, pt. I, pp.390-391.

1923 — Geological Sections in J. G. Anderss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 Geol. Surv. China, ser. A, No. 3.

1929 — 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8, p.151 (Presidential Address). 此文搜集中國各地所得有關造山運動時代之事實而作不偏之討論，其結論謂中國造山運動分 Caledonian, Hercynian, Yenshanian 三個重要時期，而後者又分三個 phases。

1931 —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

1931 — Biographical Note,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10,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p. iii.

1931 — 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 Ibidem, p.31. 此文總述貴州廣西的下石炭紀地層及其化石而作下面重要結論：

- Fengninian System
  - Tatang Group
    - Shangssu Series
    - Chiussu Series
  - Aikuau Group
    - Tangpakou Series
    - Kolaoho Series

1932 — 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ehi—Bull, Geol, Soc, China, Vol. 11, p. 405. 此文用統計學方法定兩種石燕之區別。此種方法亦可應用於他種古生物之研究。

1933 — 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 (with A. W. Grabau). Report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此文中先生討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係及其分類，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為馬平系，中部為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為夜郎系。此分類與黃汲清之分類略有不同。

1933 — 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ssissippian and Pennsylvanian (with A. W. Grabau). Ibidem. 此文總論中國各地石炭紀地層之關係及其分類。將中國石炭紀分為：

Weiningian=Penchian

Fengninian { 3—Shangssu / 2—Chiussu / 1—Kolaoho }

1935 — 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 W. China. Geografiska Annaler 1935, Sven Hedin. 此文討論陝西省氣候變遷問題。結論否認該地氣候由潮溼變乾燥之理論。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丁在君先生于二十四年十一月末往湖南旅行，在衡陽得病。後移至長沙，醫治無效，于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下午五點許與世長辭。這實在是最痛心的一件事。他的死，不但是地質界的損失，學術界的損失，實是中國各方面的一個大損失。

丁先生無疑的是中國地質界事業開創之一人，民國初年尚無多人能了解地質學為何事，有一知半解的人，也往往把地質學當作開礦或混為一談。彼時丁先生即與章演存先生，翁詠霓先生通力合作，奠定中國地質界的基石。初年許多規劃，丁先生為最得力之一人。民十八後，丁先生

雖有時忙于他事，然于地質上工作之襄助與指導並未中輟，即如地質調查所與協和醫學校解剖系合作關于中國新生代地質脊椎動物化石及人類化石之研究，丁先生實爲贊助成功最力之人。其他關于他方面研究或好爲主持或從旁贊助，其功實不可沒。

在中國過去十五年地質學發展中，有一個重大的關鍵，就是純粹科學方面研究的濃厚，特別是古生物的研究，關于此層丁先生主持最力。中國古生物研究的發達最有關係的爲葛利普教授之來中國，而葛先生就是丁先生親身聘請來的。直到丁先生去世，他尚是中國最重要的古生物刊物中國古生物誌的主編人。所以我們偏重古生物學研究的，想到中國古生物學發達起來的經過，不能不歸功于丁先生。

丁先生雖因服務社會的事務太多，未能充分貢獻其所得于學術，但是他也有不少的重要的發表，這是人所共知的。另外一方面，還有一些地質上的重要工作，如三門系地層在丁先生雖未發表，而經近年來吾人各地研究的結果，知三門系實爲中國新生代後期最重要的一時期，認識黃土下與紅土上的地層和其重要性，也是丁先生開的先河。

此外丁先生在其學問方面的貢獻與其豐富的知識和其治事的才幹，乃是人所共知的，且有人發揚無遺，用不着我來贅述。我這裏所說的，不過就個人感想另爲敘及，以作個人紀念丁先生的一點表示罷了。

我最初認識丁先生在民國十一年，那時我正在北大讀書，我們曾組織一北大地質研究會，我們敦請丁先生講演。丁先生的講題爲三江問題，那時我已深佩丁先生的治學精神與方法。自回國後，我服務地質調查所，較前過往較密，因而對于丁先生的認識與敬佩，更較前爲深刻。二十三年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步達生去世後，德日進巴爾博與我在沿江各地調查，時因翁先生臥病杭州，一切事由丁先生主持。丁先生在百忙中，對我們的調查計劃及一切便利之處，無不盡力籌劃，並對我一再聲稱，他對地質界後進，無論何人都是一律平等看待，量材使用，毫無私心存在。

去年我們往廣西調查，丁先生也爲我們介紹桂省當局。歸後，因購買上海之骨化石，丁先生尤爲幫忙，如今所購買之化石尚未開箱整理，而丁先生已物故了，睹物思人，能勿悵然。

近年因丁先生多在南方，我們的工作又多在北方，所以不大容易會晤，但他對我們學術上的幫忙不以見面或不見面而分軒輊。去年夏，丁先生北上至北平，傾談片刻，

時我眼疾新痊，殷殷存問，方期後會方長，詎敎有日，不料竟一病不起，遽然長逝，這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幸。

我因此又引起一種感想：丁先生逝世之年才四十九歲，我們試看外國一般科學家，往往至七八十歲尙服務社會，孳孳不倦。我們用平均數來比，假定丁先生能活到六十至七十歲，那末他至少尙有十餘年左右的服務，以這十餘年的時間，兼以丁先生那樣才力學識，其貢獻于社會者，將要何等的偉大。由這麽簡單的推算，我們可以比較具體的認識一個有用人才的不幸早逝，對于社會與國家的損失的重大，一個人才的造成，本是實在不容易。我們假定一個人才造成致用于社會爲三十歲。三十歲後服務于國家只二十年與三十年四十年相比，其間的差別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從各方面來講，後二十年的工作能力與效力必然比前二十年爲大。

因此，丁先生的死，我不但爲丁先生個人惜，實在爲中國前途惜。近年以來，學人之早年殂逝者甚多，如劉復，如劉樹杞等。如果知識界的分子大半均不永壽，其影響於敎育的效果與國家前途，眞令人不寒而慄。因此我對丁先生的早死，希望有兩點可以引起世人的注意。

一，即希望知識分子本身應當自己愛護。『爲國珍重』一語雖是套言，却在此是眞話，盼社會上人對眞正人才加以培育。

二，愛護學人之方法甚多，但不令他過分的勞苦，亦是一法。近常見有許多有用人才所任事務太多，朝夕皇皇幾無片刻之安。我以爲一個好馬，一付好機器，用時尙宜愛護，令有相當休養，何況一個有用的人才？一付機器愛惜着用，用十年好呢，還是不仔細用三年五年好呢？

廿五，一，廿，在君先生逝世後之十五日于南京。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之貢獻，久爲國內外學者所公認。關於人類學方面研究，因其大部分重要材料尙未發表，故知之者較少。苟天假以數年，將所搜集之材料盡行整理發表，其貢獻決不在地質學下也。論文中最重要者有下列兩種：

(一)指數與測量精確之關係　是文根據三十六組材料

，比較兩種指數之價值，(a)$100\times\frac{兩肩峰間寬}{立高}$，(b)$100\times\frac{坐高}{立高}$，並應用濮列托寇(S. Poniatowki)氏公式証驗兩種指數是否受測量錯誤之影響。其重要結論如下：(1)就兩指數價值言，中國人體質與非中國人有顯著之區別。(2)証明各組指數並未受測量錯誤之影響。（閱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册第七百二十七頁至七百三十六頁。）

(二)中國人體質之分類　此爲在君先生最重要人類學論文，雖在其生前未能完卷，但材料之整理與分析方法，久已由其計畫詳盡。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開始搜集材料，計共六十五組，代表全國各省重要區域人民與邊縣諸民族，材料極爲完備。其中由在君先生親自測量者十四組，約共一千一百餘人，尤以蜀黔滇等省邊境諸原始民族測量材料爲最可貴。在君先生與許文生，葛內恩 (Stevenson and Graham) 兩教授共同測量者兩組。其餘爲他人測量但經在君先生詳細校審認爲可作比較資料者。人體測量學之價值，全視其測量之正確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時對於此點特別注意，其所採用之材料，據許文生氏言，曾費半年時間檢驗各組測量數值。如有某組或某項測量有可疑或欠準確者，必盡使除去。其治學之精嚴如此。測量之結果又視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採用之方法有三種，皆統計學上認爲最精確者。此實國內用數量方法研究科學之先導也。現是項材料正在計算與分析中，如按其預定計畫繼續進行，數月後即可以發表，預料必有許多重要事實發現也。

在君先生的人類學工作，在國際上亦有相當地位。一九三四年夏季，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社在倫敦開會，議定每國應推選最著名人類學家三人或四人充任該社理事會理事（由該社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國當選者爲丁在君與李濟之，許文生三先生。在君先生與英國人類學泰斗斯密斯氏 (E·Smith) 最友善。自北平周口店人猿發現後，斯氏在大學或學會演講中國人類學時，必稱頌中國地質調查所丁翁兩先生之功績不絕於口。上月在君先生去世，斯氏哀悼異常，並爲文載於泰晤士報以紀念之。中國學者能爲國際科學家如此敬仰如此關愛者，實前所未有也。

☆　☆　☆　☆　☆　☆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人類的行爲，最重要的有兩件事：第一件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第二件要有研究專門學術的毅力。能夠自強不息的人，一定能夠刻苦奮鬥，不怕什麼艱難險阻，努力前進，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能夠研究專門學術的人，他生平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發揚一種科學，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羣，本着他縝密研究的精神，去博那最後的勝利。不過這兩件事能夠都做到的，是很不容易，我覺得在君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

他從宣統三年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就由安南到雲南去調查，經過貴州湖南等省而到北平。民國二年，又由山西到雲南調查地質。以後就主辦地質調查所，辦理北票煤鑛，著書研究。他的軀體腦經，自生至死，沒有一時一刻的安閒。所以我覺得他生平所過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刻苦奮鬥研究學術的生活。

他生平最感覺有興趣的，就是民國五年在農商部主辦地質調查所，他用了他與翁文灝章鴻釗兩先生所訓練的研究生，去担任調查工作，自民國五年至十一年，這七年當中，他費了不少的苦心和毅力，方纔把這個調查所的根基打好。以後就由翁文灝先生繼他主辦，本着他已往的規模，又擴充了許多計畫，於是地質學在今日我國科學界中纔得着了這種鮮明的成績，這實在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創始努力。

他還有一件事，也值得記載的，就是向尚志學會募集了一筆基金，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來紀念教育界前輩范靜生先生。現在這個調查所對於生物學的研究，在我國科學界中，也得到了相當的地位。

他一生致力的，除了上列兩個調查所以外，對於科學社，地質學會，中央研究院等，也很費了不少的心血，使牠們發達。此外對於政治外交，也感覺得很有研究的興趣。

至於他的爲人，辦事是勤謹的，待人是厚道的，說話是直爽的，見解是誠實的，對於凡百事業，都潛藏着熱烈的情緒和遠大的眼光。初與他共事的人，有時覺得他是很嚴厲，久而久之，也就覺得他實在是誠懇厚道。

現在他的驅殼雖然已死，但他自強不息的精神和研究學術的毅力，還是永久的存在。我和他知交十數年，一旦良朋長逝，不但有滄桑之感，所以不能不把我所曉得他的地方，和佩服他的地方，拉雜寫幾句，表示我中心的敬仰。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希有的人物。

在君先生所專精的是地質學，但他對於地理，人種，優生，歷史等學，也很用功。他曾組織地質調查所，北京大學地質系，辦理北票煤礦，都很有成績。這些學術上事業上的貢獻，都已有各方面與他共事的朋友們替他記錄了。我是與他在國立中央研究院共事的人，願把他在院的貢獻寫點概略。

在君先生到研究院是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到今年一月五日他去世的那日，不過一年有半；然而他對於研究院的貢獻已經不少；今把最大的記述在後面：

第一是評議會。此會為本院組織法中所規定，對於全國的學術研究有指導聯絡獎勵的責任。以關係複雜，七八年來，尚未組織。在君先生到院後，認為不可再緩，乃與各關係方面商討，補充條文，規畫手續，呈請國民政府核准後，於廿四年九月成立。會員四十一位，除中央研究院院長與十位所長為當然會員外，其他三十位，是由各國立大學選舉，再由國民政府聘任的。凡國內重要的研究機關，如北平研究院，地質調查所，農事實驗所，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黃海工業化學研究社，中央，北京，清華，武漢，中山，浙江，南開，協和，燕京各大學，都有代表當選，可以認為一個代表全國學術研究的機關。開會的時候，照中央研究院已經設立的科目分組，再由各組委員會調查全國研究機關的成績與全國學者所發表的著作，以為將來聯絡的基礎。

第二是基金保管委員會。本院組織法第九條有最小限度基金定為五百萬元之規定；歷年因所積基金，為數尚微

，未曾正式組織保管委員會。但近幾年來，本院各所的收入，可以歸入基金的漸增；而本院各所的設備，有賴於基金利息之補助亦多；故在君先生認爲有組織基金保管委員會的必要。於是草擬本院基金暫行條例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該條例第二條規定聚集基金之方式：一、政府照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九條應撥之款；二、已有基金之生利；三、私人或團體之捐助。而附項中，又規定除上列各項外在基金總數未達五百萬元以前，本院得以所舉辦事業以及其他一切收入撥入基金。又於第六條，規定本院得將每年基金利息一部分用於本院下列各事業：一、有特殊重要性質之講座及研究生名額；二、有促成學術進步功用之獎學金；三、院內有利事業之投資；四、其他特別建築設備或事業。有此正式規定，於是本院基金部分的增益與應用，均有規則可循了。

第三是各所與總辦事處預算的更定　從前因各所建築設備在在需款，而政府除經常費外未能撥款，不得不從經常費中各有所撙節以備建築及設備的用途；這本是不得已的辦法，所以各所經費的分配，略取平均分配的方式。但此種方式，雖有各所自由計畫的便利，而每所各自撙節的款，爲數有限，對於較繁重的設備，不免有曠日持久的窒礙，於全院的效率上，難免吃虧。在君先生有鑒於此，到院後，即與各所長商討，打破平均分配的習慣，而各所均視其最緊縮的需要，以定預算。由總辦事處綜合所撙節的款以應付本院所需提前趕辦的或與其他機關合作的事業，於是各事業的輕重緩急，有伸縮餘地，不致有膠柱鼓瑟的流弊。

以上三項，均爲本院定百年大計。其他局部的，如促進各所工作的緊張，尤以化學，心理及動植物研究所爲最顯著。減少行政費以增加事業費。擴大合作的範圍，除各所與其他研究機關早經合作的仍繼續進行外，更與中央博物院籌備會合辦博物院，與棉業統制委員會合辦棉紡織染實驗館，都是我們所當隨規進行的。至於在君先生實事求是的精神，案無留牘的勤敏，影響於我們全院同人的地方很大，我們也是不肯忘掉的。

☆　☆　☆　☆　☆　☆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我認識在君已有二十多年。第一次如何相見，得到如何印象，現在已絲毫不能追憶。大概祇是普通交際場中的相識能了。一直到後來，即最近的十幾年，我纔漸漸得到較深切的認識他的機會。特別是在最近二年之中，他就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之職，我也到中央研究院服務，接觸之機會既多而又密切，我更能發見了他的許多偉大的，足可以使我們矜式的地方。

在君的死，不待言，是我們國家無法補救的損失。他在過去對於國家及社會的種種功績，任何人皆應首肯，不必縷述。他的最大，最成功的事業自然是在地質學方面。他是中國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他創設地質調查所，奠定了今日行政機構裏，最科學的，科學上最有成績的組織。他首創訓練地質人才的機關。他不遺餘力的訓練，擢拔並誘掖有望的青年地質學者，結果為中國造成了比較任何科學部門都多的實際工作的學者，還有幾位在國際學術界可以立足的權威。有一次在君這樣同我說：

「中國的地質學現在已經進到這個地步；就是無論在中國或外國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無論他是學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認識他在中國地質學界的地位。現在中國地質學工作的質與量都擺在這裏，任何人來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決定了，不容胡吹，不許瞎捧的。」（這祇是大意，在君的原來語氣未必是如此的）

這話大約是在民十九，民二十年間，我還記得他當時住在北平李仲揆先生的宅裏。我聽了這話，立刻發生兩種矛盾的感想。一種感想是歡喜中國學術的進步，至少地質學已經在中國成了一種學術，有它的重心，有它的標準，有它的空氣，節節進步，將與國際學術界齊驅，冒牌或外行不能攙雜在裏邊。地質學在中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自然有賴於許多青年學者繼續不斷的努力，然而大功却不能不歸給在君。因為沒有他，中國的地質學決不會達到他所說的地步。在君，後來加上翁詠霓先生，在二十年間，在惡劣的軍閥時代，在腐敗的衙門空氣之中，不特維持而且發展了一個服務而兼研究的科學組織，絕非常人所及。我的另

一種感想便是慚愧，為其它科學嘆惜。除了地質學以外，那一種科學在中國有固定的重心，有可靠的標準，有研究的空氣。在君的話距今已五六年，祇有生理學與物理學可以說將要達到地質學的地步，但是人數還極少。至於其它科學至今還是雜亂無紀，不成格局。僅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是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他的大量（凡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向來不仇視任何人），他的遠見，他的廣博的知識，他的魄力，他的愛護青年，都是他成為學術界政治家的要素。他這些美德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內曾盡量發揮。祇可惜為時不到二年，他便不能再有機會發揮了！這是中國學術界，也是國家的大損失。

在君在做人方面有許多令人景仰的地方。中國人的許多常犯的毛病他都沒有。第一，他永遠保持他的私人經濟的完整。他私人生活，永遠量入為出。第二，他不說人閑話，不議論人的隱私。他對於人的好惡有時頗深，但完全從大的眼光着眼，不輕易論人的短長。第三，他不發牢騷，「不怨天，不尤人。」曾到過他在地質調查所的研究室的人大概會看見過他桌上的格言說。他取杜洛斯基的話「勿悲愁，勿唏噓，勿牢騷，等到了機會，努力去幹」（僅記大意如此）做他的箴言，在君可謂真能實行這個箴言的。第四，他負責任。他遇事絕不退縮，凡所答應的必然實踐，真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模稜，含糊，畏首畏尾，不負責任，都與他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上說的四種美德，看來雖似乎平常，但在中國人為稀有，而在君具備。

在君死了，他的有用的生命中斷了！後死者祇有繼續他的精神，努力完成他的未竟的事業，共同合作建設各種科學到地質學的地步，庶幾可以紀念他於永久。

懷丁在君

李濟

在君之死，不但使知道他的朋友淚流滿襟；一般有民族意識的公眾莫不認為是國家的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失。這個自然流露的情緒，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可以証明他所領導的各種事業之價值，已漸為大家所能了解。究竟他對于國家及社會最重要的貢獻在那裏，現在似乎尚不能說定。他的朋友談到他，是撇不開情感的。百年後的史學家，要

是研究這一期的歷史，許會論定他在中國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但是我們這些後死的朋友們固然不能—也不必—馬上給他一個正當的評價，仍應該把我們所有的感想寫出來，以便後來的史學家參攷。

從好些方面看，他是一個劃分時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國提倡科學以來第一個好成績。固然嚴格的說起來，他沒有寫很多的報告，也沒發表很多的論文；關於這一點的工作，現在已經有比他成績更好的人。但他是開創這種風氣並且使之實現的人。他的提倡科學與一般的提倡，有點重要的分別。一般所謂提倡，往往都是設一個機關，位置幾個「人」，發表幾篇文章而已。他却倒轉來作，先扎硬工夫。他辦地質調查所，先從訓練學生起；訓練調查人員，先叫他們下煤礦作苦力工作，訓練完了，成績不合的，仍是不用他們。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領導先幹，以身作則。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說是地質調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質調查所工作的成績，已為世界所公認了。出版物中，他寫作的東西並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費在使這些合乎科學標準的工作能繼續的發展下去。

在中國作科學工作的人，往往感覺到好幾層避不了的困難。這種學問本不是單靠一個人的努力所能成就的。要推進科學工作，必須要有一個機關，有相當的設備，並且有些老少不等，經驗不同的人合作，然後才幹得下去，作得出來。凡是科學家的養成，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是他離學校以後的四五年。在這時期，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地方給他們一個機會能運用他們才學會的種種研究的工具。必須要有經驗的前輩指導他們的方向，給他們些問題，讓他們慢慢的在科學界掙扎他們的地位。此後他們能不能成一個科學家，就完全看他們的力量了。但是這一段的培養是絕對的不能少的。

中國有好些有志氣的並且極有希望的青年科學家，往往因缺少這一段培植的時期，把科學的生活完全斷送了。在大學才畢業出來，他們或者就脟了大命作一個學校的教授或主任，初期也許可以作得很好。但這一來，非特沒有人指導他們，他們還要指導別人。在學生時間所積的有限的膏油，當然不久就燒完了。等到覺悟時，也許連他們所學的研究工具都忘了。一身的事業就因此告終。這種人力的浪費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界近數十年來最大的慘劇。也許這是我們所處的這個過渡時代避不了的牲犧。如何補救這個局面，實是迫不及待的問題。

以在君的才力及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

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績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綫。這是我們可以信得過的。但中國的社會却不讓他盡全力於這個方向。他想征服這種環境的困難，於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一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青年有為的都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這個好的影響已開始傳佈到別的類似機關了。若是我們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險，中國的科學研究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發展很快的。現在是地已耕了，種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發芽向上長。丁在君是在這個開荒時期的最大領袖之一，雖說他未能見全功，他已經為中國學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他的一生最為社會所不十分了解的大約是他的政治意見。這是談在君的生活比較難解釋的一部分，其實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記得我有一次同他閑談，說到一件科學工作計劃受了政治影響而遭夭折的事。他慨然的說：『你們老問我為什麼戀着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由此我們可推斷，他的政治興趣完全是被動的，這一類的事並不是他心中所最願意作的。自從他到中央研究院以後，我們看見他最高興的時候，總是談到與研究有關的問題；若是發現了一個能幹的助理員或研究生，他尤感覺興奮。他雖不斷絕普通的應酬，然總帶些勉強，有時並表示厭倦；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他的真正的志趣。

認識他較久的朋友，總能發現他好些可愛的地方。受過他教的學生，沒有不心悅誠服的。大家都知道他曾提倡過所謂科學的人生觀，也許只有少數知道他是一個科學人生觀的實行者。他雖是一個性情中人，但是他的接人待物處處都有他的一番道理，不以瑣細的恩怨作樞紐。相傳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傳到他的時候，他說：『可惜可惜！』有一個朋友問他：『你看志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毫不躊躇的答道：『志摩是一個好人，他向不扯謊。』至今有好些文學家的朋友多以此為笑談。但細思之，這不但是最恭維志摩的一句話，並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觀。他常說向不肯研究別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為為判。但是他的肝膽照人處，不知消滅了多少私人的恩怨，成就了若干大事。他對舊社會的惡習慣可謂嫉之如仇。但是他並不以過正的舉動糾正之，處處他都想出一個合理的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均是近乎人情的。在家庭中，他是一個好兄弟，好丈夫；在社會中，他是一個可敬的老師，可愛的朋友；在國家

，他可以算是一個新中國的模範公民。

東西文化接觸中，最難融合的一段，大約是倫理觀念。大多數的人把兩方面的壞處都學會了。有些找不出選擇的標準，結果只作了習慣的奴隸。看在君的爲人行事，不但能保守舊社會的美德，並盡量的採取了西方人的長處。由他的努力，我們可以悟到他所提倡的人生觀，非特可以行得通，並且是甚合乎現代需要的。

廿五，一，廿四。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我雖然常常看見丁在君先生的文章及聽見朋友們說他的事跡，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他。二十二年才見到他。二十三年他約我到國立中央研究院來做事，我才同他相熟。這將近二年的在他指導之下做事，使我十分敬愛他。他在我心中留了一個不滅的印象。

他做事完全以事業爲主體，決不像我國平常所謂辦事能手之專以應付人爲做事的中心。如果爲事業所需要的事，無論這事他人以爲如何難辦，他必想法子去辦到。他用將近年餘的時間成立國立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就是一個例子。他也決不犧牲事業去將就人情。

在國內辦教育事業的人中，我只遇到他一個，是眞抓住辦此種事業的要訣的。他謹慎的選擇人材，費心費力的編製每年預算。人選定了，預算編好了，他一任這些人放手去做事。遇有困難，他總是盡力幫助，使人得安心工作。他絕不求速效，也絲毫沒有「察察爲明」的小家子氣。但是他對於院內各部分工作情形却是知道極清楚，並且時時刻刻的想院內各種工作的主體方針。

有人或者以爲他過于專擅。但是他是十分守紀律。章程一定，預算編成，他總是遵守的。有人或者以爲他待人欠禮貌。但是他眞是十分的赤誠待人。同他共事久了，不知不覺的敬他愛他，樂於爲他出力做事。

他還有一個特點，他十分留心各項人材，尤其是青年的人材。他不但時常問到青年人材，並且眞心想法子去幫助他們。他對於青年的人材，絲毫無「門戶」「省界」「學校」等等偏狹之見。只要有一技之長，他知道了，總是記在心裏，有機會他必幫忙。

他在地質，地理，人類諸門學問上的成就，專家自有定論。他自己說過，他青年時受T. H. Huxley及Francis Galton的影響頗大；現時的作家，他最崇敬Bertrand Russell, H. Z. Laski, H. G. Wells及Julian Huxley的文章。他是國內科學家中眼光最闊，智識最博的一個。

他的性命是爲着不值的事情犧牲了。國家失掉了一個極不可多得的人材。就個人方面說，失掉了一個好上司，一位好朋友。我們可惜他，我們想念他，我們對於他的夫人的悲痛，更是萬分的同情。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丁在君先生由南京來抵衡州。翌晨發覺其於夜間吸受煤毒，急施救治，歷一日半始獲清醒。十五夜已大瘳，乃由衡陽移長沙湘雅醫院休養。乃十二月下旬忽生變化，於二十五年一月五日竟爾不起，傷哉！世界少一學者，中國喪一導師，豈獨個人哭一良友而已。

余與在君先生訂交在民十一二年間旅居北平之時。嗣先生主淞政，余長南洋大學，乃得晨夕過從。民十七余于役蒼梧，先生適赴西南勘察，道出蒼梧，班荊道故，樂乃無極。其離梧也，採集各種標本數十箱爲關吏所留難；時距汽船開行祇半小時，余爲馳赴梧關解釋放行。嗣與先生晤及，輒道其當日追遡之情狀。先生之赴西南也，鐵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綫初勘報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言其山川里程與經濟國防之旨甚詳。自後余遠處關中從事於隴海鐵路之西展。偶與先生晤及，輒縱譚鐵路建設之事。以築路成本甚重，而國家經濟枯竭，必須以最小之資本，先築經濟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質專家，而因足跡所經，於山川形勢，民生情狀，瞭如指掌；自無怪於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

近年予在湘辦理粵漢路工，先生適自平移京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余每到京必訪先生，先生必與譚今後新路路綫選擇之事：若者値得測勘，若者爲山川所限，若者爲經濟所不許；每以歲月蹉跎，新路不能多展爲歎。二十四年

六月間，余赴京至中央研究院晤先生。先生遽起曰：「君已爲中央研究院職員，從此更可相聚矣。」余愕然。先生曰：「君已被推爲本屆評議員。」余曰：「此何事，而可以少壯之年任之！」先生因盼余對院事積極合作，且慨然於我國學術之消沉，謂：「此評議會，若在數年前，尚不易成立也。」

余以粵漢路工行將告成，沿綫運業必須同時開發。而湘南鑛產素豐，究何者宜於開採，自宜有專門研究方能昭示於國人。曾與先生討論及之，擬請其委派專員沿路探勘，先生允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間，余在衡得鐵道部顧部長孟餘先生來電謂：已約在君先生赴沿綫探查可開之煤鑛，囑妥爲招待。余喜先生之親自蒞臨也。八日先生自譚家山鑛場行抵衡陽，欣然道故，愉快之狀，爲蒼梧以來第一次。是日爲星期，相約休息一日，定翌日同赴耒陽馬田墟一帶勘察。余館先生於粵漢公寓，卽邀先生視察耒河橋工，旋憩於嘉樹園（粵漢路苗圃）。兩人對茗，相與討論沿綫煤鑛之情狀。先生以爲湘南雖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綫者，則運輸成本較重。舉其距路最近，而較有開採價值者，則湘潭有譚家山，耒陽有馬田墟，宜章有楊梅山；粵之樂昌有狗牙洞。譚家山產烟煤且可煉焦。馬田墟一帶爲華南最大之煤田，距路至近，惟係無烟煤。楊梅山，狗牙洞兩處有無開採價值則尚待研究。囑將此四處煤質各取數噸試用，以資參考。先生於討論煤鑛之餘，卽轉而縱論國家之事。以爲吾輩亟宜有以自奮，趁此壯盛之年急起苦幹，爲國家建事業，爲後學樹楷模，言下深致責備賢者之意。余自識先生以來，其態度之誠摯，談鋒之雄健，無逾此者。孰知卽訣別之語耶！

八日晚間先生留余家便飯，九時送其回館，所住公鐵路一洋式住宅，所以備賓客往來者。同住尚有中國旅行社港粵經理鄧凌兩君。二君定翌晨赴長沙，而先生則約於八時與余赴耒陽也。

九日晨七時半余扣先生戶知尚未起，其僕謂久撼而未醒也。室中有壁爐，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於是同人決爲中毒。立召鐵路陳袁二醫生至，時呼吸仍有，而脈已微。急施救治，不見醒轉，旋察其枕下遺有安眠藥瓶少去三片，因決係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因一面召教會仁濟醫院美人布醫生，一面電囑朱經農兄覓一良醫來衡。是日午間由公寓移住仁濟醫院，是夜湘雅楊濟時醫生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余乃急電詢翁詠霓先生，而在君先生於十日晚卽已醒轉。翌日詠霓先生偕

醫飛至。在君先生已能言語，並憶前事，相與大慰。以衡地醫院設備不週，因商定稍痊即移長沙湘雅休養。十五日先生身體大有進步，湘雅楊醫生復來，以為正宜移居湘雅。因由楊醫生與鐵路陳醫生陪同先生赴長。余以工務逼迫，於先生赴長之翌日即南下勘工。旋得湘雅楊醫生書謂：丁先生病狀大有起色，肺部經用X光檢查甚為健全，數日之後，即可就愈云云，為之大慰。詎意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突劇舊恙，情形惡化，一月五日竟爾不起！余自別先生後即由粵赴京，迨余復由京至粵之日，正先生彌留之際，竟未及再與先生一面，嗚呼，傷已！

先生學問之淵博，思想之敏銳，治事之勤幹，談鋒之雄健，與待人之精誠，凡識先生者，當能道之。至於先生學術之啓闢，與事業之造就，他日必有史官書之，余可無錄。玆余之所述，僅其生平之一小節而為他人所或不詳者。先生為粵路而來，在粵路得病而終於不治，年未五十，國家與社會之損失何極！此則余之悲痛尤有過他人者矣！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此次在君先生到湖南來，他所負的使命，除了視察粵漢鐵路沿線煤礦外，還有一件附帶的工作，就是視察幾個學校。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同我在一塊的時間較多。他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到長沙的。我因為長沙的旅館不甚清靜，所以在省府招待所替他預備下一間房子。那知他下車以後，一定不肯受地方上的招待。他說，『我此次來湘，領有公家的旅費，不應該再打擾地方政府。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願意自己住棧房，比較地心裏安些。』經歡迎的人再三相勸，纔允在招待所暫住一夜，次日仍擬遷入棧房。幸而到招待所以後，遇見前青島大學校長楊今甫先生，他告訴在君先生，他和陳通伯先生都住在招待所，覺得很清靜。通伯先生前一日才動身向武昌。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先生也答應搬來同住。在君先生向來篤於友誼，在他鄉遇見這樣兩個老朋友，自然非常高興，所以安心住下了。

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到省府招待所，在君先生房內已有湖南地質調查所的朋友們在那裏談天，棹上放着些煤礦的鑑圖。我知道他已經開始工作，所以退到今甫，子高

兩先生的房裏去談天。大約一小時以後，他就邀子高和我同去看學校。他每到一處，他的視察非常周密。他對於一個學校的建築是否合用，建築材料的堅實程度和價值高低，都估計得很清楚。尤其注意於學校將來發展的機會。他做事的精細和判斷的明確，使我們同往視察的人非常佩服。是日視察終了以後，他就邀我同往明德中學去看胡子靖先生。他說，此次到湖南一定要看兩個人。一個就是子靖先生，因為他青年到日本留學，是子靖先生帶他去的。第二個就是他的師母龍研仙夫人。他對於已故的老師龍研仙先生很有知己之感。他說，他若不遇見龍先生，他一生的歷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也不能那樣早出洋留學。可惜那天我們到明德學校，胡先生業已外出，未得晤談機會。龍研仙夫人的住址，倉卒間無法查明，所以使回招待所休息。

四日在君先生視察地質調查所，並整理前一日視察所得的材料。下午曾拜訪郭若衡，蕭秉文諸先生有所商談。晚間作長函致南京王雪艇部長，報告視察學校經過，並決定次日同遊南嶽。他此次遊南嶽，除了調查地質，並勘測南嶽高度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憑弔他已故的老師龍研仙先生紀念亭。

五日清晨，方擬出發，他接到胡子靖先生來信，邀他到明德中學去講演並吃飯。他匆匆寫了一封回信，大約說：『講演肚裏空，吃飯肚裏實，』都請作罷，不過回長沙後，一定詣校長談。不料這個預約，他竟不能實踐了。是日匆匆乘汽車出發，到南嶽已經正午。同行三人（在君，子高，與我）就在山下中國旅行社午餐。飯後乘轎登山。在君雖乘一轎，始終未坐。子高和我沿途遊覽風景，在君則工作極忙，忽而俯察巖石的裂痕，忽而量度氣壓的度數，無時無地沒有新鮮的資料供他的研究。久雨之後，天忽放晴。我等緩緩登山，雲霧亦緩緩消散。未及半山，業已日朗氣清，萬峯在望，大家都很高興。決定當夜在半山亭下中國旅行社新屋過夜。安置行李及轎夫之後，三人同至烈光亭讀龍研仙先生的紀念碑。在君在碑前徘徊甚久，並為我等追述當年如何遇見龍研仙先生，命其作通西南夷論，如何勸其研究科學，並託胡子靖先生帶其出洋。談話之中，流露出深切的情感。旋沿山徑，行過新建之三座石橋。橋下亂石鳴泉，峯前松風殘照，景色至為清幽。遙看磨鏡台上，萬樹叢裏，現出幾座新建的樓臺。紅牆碧瓦，林巒增色。緩步歸來，則已山月窺人，樹影滿地了。既抵寓所，挑燈閒話。晚餐以後，遂各歸寢室休息。

六日黎明即起。推窗遠眺，見天際紅霞一抹，朝暾初上。山畔白雲，漸漸消散。遠處峯巒高下，狀似波濤起伏。正在徘徊吟詠，在君子高均來。在君出其晚間所作詩稿相示。自言字句音韻多未愜意。但我等讀之，覺其真情流露，富於自然之美。現在把他所作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兩絕抄在下面：

十五初來拜我師，爲文試論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海外歸來初入湘，長沙拜謁再登堂。回頭廿五年前事，天柱峯前淚滿腔。

這是憑我記憶所及寫出來的，字句之間或有一二小錯誤，待查在君先生日記再行校正。他那晚所作的詩我還記得兩首。一首是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爲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還有一首宿半山亭

延壽亭前霧裏日，香爐峯下月中松。長沙學使煩相問，好景如斯能幾回。

早餐以後，繼續登山。在君先生依然勘地質，測氣壓，計算步數，緩緩前進。過了南天門，山風怒號吹人欲倒。幾乘空輸險些被風吹翻。我等逆風而行，呼吸都覺得艱難。在君先生依然繼續做他的勘測工作，並不休息。到了上峯寺（亦作上封寺）他還餘勇可賈，立即走上祝融峯。午間在上峯寺吃麵，即在寺中整理筆記。據他測算所得，南嶽約高一千一百米突。他慎重聲明，此種測算，不甚可靠。必須山上山下同時測驗，並且在不同的溫度中作過幾次的比較，推算出來，纔能正確。不過大體看來，衡山不及廬山高。

由上峯寺下山至藏經殿，復至福嚴寺。寺中有石刻彭玉麟所題詩，筆力遒勁，在君甚愛之。向寺僧購得搨本五份。自云，將以之分贈霽艇，孟餘，子高及我，並自留一份。除子高取去一份外，餘存在君行篋中，不知尚能尋出作一紀念否。

入南台寺，觀貝葉經，復下山，至南嶽圖書館，天已傍晚。應康和聲先生之約，在館中晚餐。承康先生購贈南嶽所產大橘數十枚，汁多味美，頗爲在君所讚賞。當晚宿山下中國旅行社。

七日清晨，在君乘粵漢路局派來之汽車赴譚家山勘礦。子高與我同回長沙。他在譚家山勘礦的情形我不大清楚，無法記載。只曉得他八日乘車赴衡陽，當晚渡江在凌竹

銘先生家晚餐，聚談甚歡。因爲衡陽江東無旅館，所以凌先生留他在路局招待所過夜。約定次日上午八時赴耒陽勘礦。是晚烈風驟雨，溫度陡降。在君先生登山，下礦之後，身體倦極，非常畏寒，故將室內門窗全閉，沐浴入寢，倒頭便睡。誰知風雨過猛，壁爐中煤煙不能上昇，倒灌室內，遂致中毒。

九日清晨，僕人入室呼在君先生不醒。見其呼吸急促，面色異常。及邀路局陳醫生來診，始知係中煤毒。醫生三人輪流施行人工吸呼，歷五小時半，未見清醒。乃用鐵床，將在君先生運載過江，送入仁濟醫院救治。一面由凌竹銘先生用電報及長途電話，託我在長沙延醫往救。

九日上午，我尙接到在君先生來電，謂定十日返長沙，即日轉車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促其速歸，故變更原定旅程。該電係八日晚間預擬，託人代發，所以下午四時由建設廳轉來電話，謂在君病重，尙覺疑信參半。五時左右，接到竹銘長電，才知在君中煤毒，歷久不醒。立即用電話與湘雅醫院商洽，承王院長特別幫忙，允請內科主任楊濟時大夫即刻赴衡。當時湘中正有匪警，公路局汽車均派出當差，一時無車可借。迫不得已乃向財政廳長何孟吾先生公館借其私人所用之汽車。其時何先生不在長沙，他的汽車夫經驗不足，不敢開夜車。所以車雖借得，無人駕駛，依然不能出發。後來還是建設廳余劍秋廳長在公路局調到一車，將楊醫生送往衡陽，直至深夜，方才送到。其時在君先生依然不省人事。當地醫生，認爲希望極少。經楊醫生詳加檢驗，知體內水分已竭，血液凝滯。乃於次晨注射多量鹽水，並灌葡萄糖汁，以維持其體力。直至十日晚間始有轉機，十一日上午四時漸漸清醒過來。

十一日上午翁詠霓，丁巽甫諸先生偕在君先生第七令弟乘飛機來長沙，隨即換乘汽車前往衡陽，我亦隨行。抵衡陽時天色已晚。於暮靄蒼茫，萬家燈火中，入城赴醫院，探視在君先生病狀。既至榻前，彼即低呼經農，聲極微弱，不易辨明。問其有無痛苦，微呻而已。當九日下午楊醫生未到以前，衡陽各醫師用器械，阻其牙關緊閉，並拔去牙齒三顆。口腔喉頭均被擦破，至此漸覺痛楚。

十二日清晨再往探視，則在君先生神志清醒，言語時聲音雖小，但有條理。因恐其過於費力，未敢多談。與翁詠霓先生同來之南京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戚壽南大夫，詳加檢驗之後，認爲經過良好。在君先生亦強作笑容，以慰來衡問疾之人。自朝至夕，病情頗有進步。

十三日黎明，翁詠霓先生等離衡返京，戚大夫及我亦

同行。在君先生病狀亦似漸入佳境。十五日楊濟時大夫復由長沙赴衡，與衡城醫生會議之後，決定十六日將在君先生遷至長沙。因衡陽方面，醫院設備不甚完全，且少訓練有素之護士，故覺遷入湘雅，療治稍易。承凌竹銘先生及衡陽路局諸友好竭力幫忙，將路局大貨車改裝成病車，連床運載來省，直達湘雅醫院。楊醫生及路局陳醫生夏主任等均隨車護送來長沙。入院以後，情形甚好。用X光檢驗，發現心肺諸部均未受傷。復經辜樂懿女醫師診治，口腔及喉管亦平復如常。惟滿身疼痛，胸前尤甚。十七日以後，溫度脈搏均漸復常態。不久傅孟真先生由北平來湘探病，丁夫人及在君之第五令弟亦由南京趕到。親朋歡聚，病者精神為之一振。至廿二日下午，在君強欲起床，且言明日必須自入浴室沐浴一次，醫者不許。廿三日上午，得醫生許可，經人扶掖至椅上小坐。一小時後覺胸前痛苦陡增，不能支持，乃復上床靜臥。午後體溫增高。至廿四日溫度繼增至四十度左右。經外科主任辜仁醫生(Dr. Greene)檢驗，發現胸間有膿。日間灌輸養氣，以減少其呼吸的困難。當晚施用手術，取出膿水五百c.c.之多。次日復取出膿水少許，溫度脈搏又漸復常態。是日我至牀前，設法安慰在君，告以膿已取出，病根既去，必日見康復。他搖着頭說，你的判斷不合科學。此數日中，我因平津學潮影響湖南教育，學生遊行，謠言四起，終日碌碌，未能常至病室照料。二十七晚間，在君體溫忽又陡增。二十八日黎明，辜醫生診察之後，決定開刀。在胸腔內取出業已凝結之厚膿一百五十 C.C. ，並發現肋骨受傷。肋膜炎之起，即由於此。開刀以後，體溫立即下降，脈搏亦趨平和，同人均抱樂觀。越兩日，竹堯生，徐韋曼兩先生偕北平協和醫院外科主任 Loucks 來湘，復用X光及其他方法重加檢驗，所得結論，似與楊辜兩醫生所見相同。惟在君在開刀一二日以後，即不言語。右膀右腿，動作均感困難。咸疑其腦之左部有病。所幸食量不減，睡眠亦安，故諸醫認為短期之內不致有重大變化。一月二日堯生，孟真，和協和醫生均暫時離湘。三日在君病無變化。四日體溫陡增，呼吸急促，脈搏緊張，危險萬狀。諸醫合力救治，灌輸養氣，打針，凡可用之方法，無不試用。忙亂一日，至晚稍安。五日黎明，脈搏高至一百七十以上，體溫亦達四十度，喉頭痰響，已入彌留狀態。雖施用手術，打強心針，終不能挽回危勢。延至下午五時四十分，在君遂棄我等而去矣。

我離長沙之際，剖解結果尚未明瞭。近聞在君血管均已硬化，心房及腦部血管堅硬如雞毛管。究竟是否因此致

命，尙待醫生最後報告。

此文草於上海，手邊無醫院記錄及其他參攷資料，全憑個人記憶，匆匆寫出。其中或有漏誤，尙望楊濟時醫生，傅孟眞，凌竹銘，徐韋曼諸先生代爲校正。

（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濤昆季凡七，亡弟在君於次，仲也。弟生而有殊稟，穎悟卓絕，先嚴吉甫公，暨先慈單太夫人，甚鍾愛之。顧先嚴常畱心於地方公益，規裁董率，洪纖必親。又自高曾以來，置有義莊，周恤戚黨，諸事旁午，鮮有暇晷。濤兄弟以養以教，壹以委之先慈。先慈於濤兄弟，愛護周至，而起居動止，肅然一準以法：衣服有制，飲食有節，作息有定程。一錢之費，必使無妄耗。事能親爲者，必使親爲之，毋役僮僕。即不能，偶役僮僕，亦不得有疾言厲色。平居論濤兄弟，必詔以志遠大，毋囿流俗。以故亡弟成童外出，周歷瀛海，去家萬里，絕無悵惘可憐之色。迨回國以後，陟遐荒，探地質，縋幽鑿險，勞勩不辭。而行旅不恃僮役，御下必以寬仁，公私費用，罔敢稍糜，蓋早於幼稚時代之家庭教育植其基矣。

亡弟於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識字，五歲就傅，寓目成誦，閱四年，畢五經四子書矣。尤喜讀古今詩，琅琅上口。師奇其資性過人，試以聯語屬對曰，「願聞子志，」弟即應聲曰，「還讀我書，」師大擊節，嘆爲宿慧。其他如以「虎嘯地生風」，對「鳩鳴天欲雨」，年幾齠齔，而志趣不凡，固不獨穎悟天成而已。

亡弟就傅後，于塾中課業外，常瀏覽古今小說，尤好讀三國演義，獨不喜關雲長之爲人，曰：「彼剛愎匹夫耳，世顧相與神聖之何耶？」六七歲後，即閱綱鑑易知錄，續讀四史，資治通鑑諸書，旁及宋明諸儒語錄學案，每舉一篇，輒系以短評。於古人，最推崇陸宣公史督師。又得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夷待訪錄，王船山讀通鑑論，愛好之，早夜諷誦不輟，重其有種族觀念也。時取士猶用八股文，塾師以此爲教，亡弟亦學爲之，偶一文成，師必稱善，而弟顧以爲是直優俳學語，不甚措意。於古文，始嘗

推許韓昌黎，既而病其思想之隘，棄去之，獨樂誦大蘇縱橫論辨之文。年十一，作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首尾數千言，汪洋縱恣，師爲斂手，莫能易一字也。

弟在塾中，與同學顧子甸者最相得，顧年稍長于弟，然若未及成童也。每課暇，兩人者相與援引歷朝軍國重事，剖析利弊，商推得失，或推論當代政治良窳，人才賢否。後顧學師範，年甫及壯而歿，弟爲文哭之甚哀。

弟年十三，出就學院試，時蓋戊戌政變後之翌年也。會攸水龍公璋，以通人宰邑攸，興黌舍，倡新學。聞弟有異材遠志，語先嚴，挈弟入署，將面試之。弟食指適患疔，而以邑宰再四敦促，不得已，入謁，試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弟文多所闡發。龍大咲異，許爲國器，即日納爲弟子，並力勸游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

弟之將赴東也，戚友多疑阻，先嚴不免爲所動。綠泰興爲濱江偏邑，風氣錮塞，遠涉數百里，已非習見，遑論異國。又先一年，先慈甫謝世，故先嚴尤不愿弟遠離膝下。然以弟游學之志甚堅，始從其請，而資斧不足，先嚴舉債以成其行。既留東一年許，復偕李毅士莊文亞赴英。計亡弟出國，前後九年，銳志深造於學術。然弟在歐每以費用不貲，重先嚴負擔爲憂，故有上江督端方乞補官費書，書中並論及國事，端優詞致答，始仿本邑撥助公費數百金。

弟性孝友，幼侍先嚴先慈，順意承指，動定無逆節。與濤處，自解言笑，未嘗有一語之忤。當其東游，濤意亦欲外出以自奮于學。弟謂濤：「不有居者，誰侍庭幃？不有行者，誰闖國事？家與國，爾我當分任之。」自後濤所以甘于蟄伏者，成弟志也。弟赴東以後，函稟先嚴暨與濤書，前後三百餘通，臚悉而周至。而先嚴暨濤與弟書，亦各數百。此可寶貴之來往手札，先嚴之訓誨，昆季之至情，家庭社會國家之狀況，乃至異域之政治制度風土人情，畢具于是。曾由濤裒集成帙，歸于弟所，某年竟遺失于天津旅次，迄今思之，可勝惋惜。

凡茲瑣瑣，皆亡弟早年言行，爲濤所能記憶及之者。外此則以濤健忘，不復能縷紀矣。然弟出國以後，以至近年，尚有一二足紀，而爲外人所未及周知者，附記於後。

弟某年自東返，省附族叔祖編村一詩云：「男兒壯志出鄉關，學業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詩本日西鄉隆盛句。蓋亡弟遺囑所云：「死何地

葬何地」者，其志早定于三十年之前。

弟自英學成歸國，適辛亥革命，邑中警報頻傳，不逞之徒，乘機煽亂，萑苻遍地，四境騷騷。弟抵里，倡編地方保衛團，經費不給，則典鬻以濟之。又手定條教，早夜躬親訓練，以備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風鶴不驚。蓋弟非第以學術見，而治事尤富幹略，于此已小試其端矣。

有楊金者，曾從美人某，得鑽礦術，美人回國，楊落魄，不能自存活。或慫恿之，使至北平，謁亡弟于地質調查所。弟叩以鑽礦術，知有所長，為介紹于某礦場。不數年，頗有餘資，楊乃走北平，以二千金獻弟，曰：「微公，某不能有今日，敢以此為報。」弟卻之，楊固以請，弟方為地質調查所募款籌設圖書館，乃請楊以一千金捐為建築之資。又數年，楊已致富，不從事鑽礦矣，方營麵粉廠于徐州。某年，弟在大連，一日，得函，署名楊樹誠，啓封，則五千金匯票也。且附以書，曰：「公于某，不啻生死骨肉。今某已富，聞公棄官後多債負。某不報公，無以為人。公如見卻，是以某為不義矣。」弟始知樹誠即金也，鑒其悃忱，勉受之。弟生平俸給所入，以供衣食所需，及弟姪輩學費，耗去無遺，今身後所有之餘資，僅楊所酬贈者耳。

弟之立身處世，在實事求是，公而忘私。自回國任事以來，或以弟未肯援引鄉人有所不懌。然弟之用心，在為事擇人，不為人求事。苟其人學有專長，汲引惟恐或後，不論其為鄉人否也。苟非其人，雖至親密，亦不敢以私害公。親友書至，或干以私，輒婉辭謝絕；所求者果以正，則必應其請。泰興出產，以酒為大宗，數十萬人生命繫焉，民國十五年，無錫稅所與泰邑酒商為難，扣留酒船百數十，弟得商人請，立為援手，得不增稅。戚屬何君賛甕，其族人故總角交也，然已十年不通音問。國民軍北伐時，其族人某，以國民黨員，在南京運動起事，為當局所捕，將置之重刑。賛甕致弟書求營救，弟立電當局釋之。

自弟奔走中外，濤終歲常不獲一見，見則骨肉至情，溢露言表，謂此天下之至歡也。去夏，濤臥病幾殆，弟函電囑濤子婦，每日必以病狀告。迨濤病起，十月至京，相見握手，快慰逾往昔。弟夜寢故有定時，而此次絮絮語平生，恆過午夜，別時戀戀不忍捨，殆若最後之永訣然。弟在衡罹病，濤以阻於鄉僻，不獲往視。旋得七弟書，謂病有起色。迨十二月二十三日，五弟來電，謂：「江病可無碍，但須長期休養。」並囑濤赴京。濤得電，冒雪立行，擬由京轉湘。而弟瑩自湘電告，復囑勿往，濤又以在途患

疾，留滯都中。嗚呼！孰意濤顛頓途次之時，正弟在湘奄化之日乎？家人戚友，慮濤猝聞噩耗，不以實告。弟既逝，之二日，翁詠霓秦景陽二先生來唁濤，猶隱約其詞，不忍使濤知也。嗚呼痛哉！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生命真是一個謎，過去五星期正和夢一樣，民國廿五年一月五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在長沙湘雅醫院三樓病房裏作最後一次呼吸的是我的二哥文江，我雖親眼看見也總不能相信。上月十日我在南京聽到他在衡陽中煤毒的消息，十一日下午八時就去到他身邊，直到他死我是在他身旁看護的。他初期清醒後和我的談天，昏迷時的囈語，疼痛時的呻吟，病狀演變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容在腦海苦憶，何如寫在紙上清楚？

他究竟是什麼病死的？協和湘雅兩醫院全有見解，屍體解剖的結果，湘雅方面將來也有報告，現在不必說。我們所知道的，他這次往湖南去的最大原因是兩个煤礦的誘惑和他個人旅行興趣的濃厚。到了湖南，十二月六日徒步登三千呎高的南嶽衡山，下山後的次日又下一個深四百呎坡度四十五度的礦井。夜間必須好睡，不能好睡時則吃安眠藥，這原是他的做工方法之一。他的鼻子沒有嗅覺，他缺少用壁爐的經驗，因此在過於疲乏之後熟睡之下中了煤毒。衡陽方面如果有像長沙方面的醫藥設備和人才，不至於行人工呼吸將肋骨折斷，長沙方面如果有更好的設備和人才，許多潛伏的病或不至於查不出來，這是中國內地醫藥困難和一般醫士程度的整個問題。我絕沒有攻擊此次的醫生和醫院的意思；反之，我對於他們的幫助十分感謝，這次他們每人用盡了能力和思考力。

我不僅感謝醫生的盡力，更感謝他許多朋友這次對他的幫助。南京的朋友們接到他中煤毒昏迷的消息後，設法將戚壽南醫生於一天內從南京送到衡陽。長沙衡陽全沒有救護車，凌鴻勛先生特地將運貨車裝上臥床，將衡陽的街道測量選擇，使得這大汽車可以從醫院後門一直開到公路上。三次向協和醫院請醫生全是胡適之先生代我們接洽的。湘雅方面沒有可以隨身帶的愛克司光器具，徐寬甫先生從南京中央醫院借到坐飛機帶去。傅斯年先生到長沙探

視他的病，因爲看到他病勢加重，傅先生索性搬入醫院內和我們共住了一星期，勸他吃飯，參加醫生的診斷，幫助家屬決定重大的事，傅先生有時夜間睡不着，五時許就起牀到病房內查看夜間四時的體溫和脈搏記錄，這是多麼深切的友誼！朱經農先生是這次幫助我們最多的一位。生前陪同遊衡山的是朱先生，請長沙湘雅醫院醫生往衡陽去救急的是朱先生（朱先生常說那天的情形，請到了醫生找不到汽車，借到汽車還要另找汽車夫），現在容廳代在長沙物色葬地的也是朱先生。他的朋友們事前的幫忙是如此，事後所表的同情尤給我們很大的安慰。我們常將各方的問病電和弔唁電讀給終日哀泣的嫂嫂聽，使她也得到安慰。

關於他的爲人和學術上的成就，將來或有人作忠實的評論。但若就我知道最清楚的他對家族關係說，他的行爲信念確是盡善盡美。他從廿六歲自英歸國後開始，在上海教書得到收入，立即担負贍養父親和教育兄弟的責任。從廿六歲至四十八歲的廿二年中，他先後担負：（一）對母舅每年五百元的贍養，（二）對一位貧困兄弟每年三百元的津貼，（三）對四個小兄弟和一個侄兒的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費用和留學費用，（四）家庭中任何人意外遭遇的支出。所以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經濟的壓力也在他身上。有一時期每年多至三千元，當時他沒有絲毫資本的收入，全靠勞心勞力得到的報酬，因此他不得不離開地質調查所去創辦熱河的北票煤礦。現在想起來，我們家族對他全是罪人，我們這個家是一個拖累可以有爲的人下水的家，他沒有因此受重累，祇因爲他的能力強大。

我過去所受的教育，家庭教育多於學校教育，而家庭教育完全是他給我的。他常勸他的朋友們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他要他們能感動子女（他常說 you must win them over）。對於我們的身體發育，心理衛生，個性發展，責任心的培養，判斷是非的能力，刻苦的志趣，智識的灌輸，道德觀念的標準，他沒有一方面注意不到或注意到而不懂怎麼做的。他不願意我們的人格發展受他自己已成的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時常將他自己的短處說給我們聽，同時他所見到的眞理也不肯不告知我們，示我們以捷徑，因此他和我們談做人和做學問的任何信念時，他是很有分寸的。他的信念就他對於我們的關係說可以分爲三種：一種是要我們切實相信的，在思想方面爲智識界已成立的許多定律和事實，在做人方面爲勤，儉，勇敢，同情心，愉快，好美諸種品性。一種是要我們絕對不相信或不要做的，如中醫，迷信，投機，借用免票，取用公家信紙等全是具體的

例子。一種是由我們自由判斷採擇的，如政治思想，經濟組織，宗教信仰，文學作品的好惡，家族觀念的有無，婚姻的條件，主修學門的選擇，國家觀念種族觀念的強弱。

在現在這國家社會國際環境之下，一位兄長的死亡，我實不應當感覺如此深的痛苦如現在我所感覺到的。然而他對我的恩益是一種長兄，嚴父，慈母，保姆，小學教員，中學教師，大學教授，社會上我所信仰所注意的一位學者所總和起來的恩益。他的死亡等於上述諸人同時死亡，這是世間上一人與另一人的關係上極少有的事。我不是妄希望他永不死，不過從他病中所表現的抵抗力和平時生活之有規律和衛生看，他活四十九歲就死去，損失的不僅是他的身體，形態，聲音，風趣，還有他四十九年來學就的能力，成熟的經驗，和將來可能的更多的成績。

廿五年一月十四日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丁文江先生的生平事業，是十分廣博的。他教書的時間，比較不久，似乎也無關輕重。但是他確是一個極端優秀的「教師」人才，配作教師先生們的模範的！直接受過他的課的學生，同與他在一塊兒教書的同事，沒有人不承認這種事實的。他最初回國的時候，一度在上海南洋中學教書，大概不久就另有他事。民國三四年間，地質調查所設立一地質研究班，他在那裏也擔任相當課程。但是他正式的教書，只有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三年這個時間了。他在這四年當中，專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我們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機會，而且相處有四年之久。我們真正的覺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師的資格，而且能全部的盡了他做教師的責任。

學校裏的課程，是循序漸進的。時間的分配，是根據課目的分量的。所以教書，是需要相當的時間，逐步推進。民國二十年以前，丁先生有時候住在北平，北大的當局與學生曾經多次請他到北大任課，都被他因爲「沒有充分的時間」拒絕了。大概是民國十六七年間的時候吧，他在北平閑住，北大又作教書的請求，並擬定了一個課目「中國西南地質」，請他擔任。但是他大發脾氣的說：「什麼西南地質西北地質的一大套。地質是整個的，縱然各地稍

有不同，也沒有另外專課的必要。要是這樣的開設起來，你們的學生有多少時間才夠分配？我根本不贊成這種辦法，我是不能去教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失業，生活有相當的艱窘，他竟然堅決的辭謝了聘任。他顧不到或認爲不合理的事情，他是怎麼樣都不肯去作的！

他在北大教的是地質學，是他自己認爲他能教的，所以才「惠然肯來」。他不教則已，他既教了，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教材部分，決不肯按照某種或某某數種教科書上所有的即算了事。他要搜集普通的，專門的，不論中外古今，凡有關係之材料，均參攷周到，然後再斟酌取捨。所以他上課的時候，拿的不是巨册大書，而是零星的單篇。他嘗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眞苦，講一點鐘，要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此外他對于標本掛圖等類，都全力羅致。除自己採集繪製外，還要請託中外朋友幫忙，務求美備。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們的標本也被丁先生弄破產了。」足證他教書的「鄭重不苟」！。

丁先生是很會講話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說，以及戲曲歌謠一類的故事，加以科學解釋，有許多科學的理論是很乾燥乏味的，聽講的人不只不容易發生興味，且會被引入睡鄉的。勉強記着了，印象不深，不久就會忘掉的。丁先生最能用極通俗的故事，滑稽的語調，漸漸引人入勝。地質學所講，無非是死石枯骨不順口的名詞同乾燥的數目字，但是聽丁先生講書的，向來沒有覺着乾枯，個個都是精神奕奕的。

有一次講到河流氾濫的時候，還沒有講，先問學生：「你們都聽過打花鼓那段戲的吧？「說鳳陽，道鳳陽，鳳陽眞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惹的滿堂大笑。才繼續的講道：鳳陽本是最富庶的地方，洪武初年，黃河改道，將改未改的時候，河水每每氾濫，演出水災，所以十年到有九年荒。……凡聽過這次講演的人，決不會忘了洪武初年黃河改道的事實，且能聯想到改道的原因同氾濫的原理。講到基性火成岩的風化情形，他拿一塊標本，說你們看像一個馬蹄印子不像？這俗話叫作「馬蹄石」，說是穆桂英騎的桃花馬踏成的，山西北部，到處都有。然後再予以科學的解釋。地球上水澤平原同山地所佔的面積的比例，用數目字表示出來，是何等難記！丁先生講的是，我們江蘇，有一句俗話，「三山六水一分田」。這句俗話上的數字，確是恰與地球整個的數字相

同的。這一句俗話而有這樣的重要，學生聽了決不會忘掉的。丁先生這種「巧于比擬」，「善于解釋」的靈活教書法，不只靠廣汎的知識，而是超衆的天才。

學習地質科學，實地練習，比較學校講書還要重要。丁先生最主張實地練習，常常帶領學生出去。實習的地點同時間，都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同週密的計畫然後才決定的。出去的時候，都要利用假期，決不輕易就誤應講授的功課。假期本是可以休息的日子，他不但不休息，還帶領學生作那比平常更苦的旅行工作。凡預定實習的地方，他一定預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帶學生去的。若果預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個助教先去一趟，然後才帶學生去到那裏。旅行的時候，所有吃飯住宿登山休息等，一概與學生完全一致，不稍求優美。不論長期或短期，所有地質旅行應用一切之物件，均必攜帶齊備，服裝必須合適。我們有時候以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對付過去，不須大整行裝。丁先生則說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對付，但是不足為法！帶領學生，必須一切均照規矩，以身作則。不如此，學生不能有徹底的訓練，且有虧我們的職責的！這是丁先生教書的方針。

丁先生平常是十分和藹的，但是正在工作的時候，不論講書或實習，要是有學生有意的或無意的發生軌外行動足以妨碍工作的進行時，他是毫不客氣的要予以糾正或責備的。如果因一時的衝動同他發生口角或冒犯，過去即成過去，他決不會記恨，對你是一樣的誠懇坦白的。他對待他的助教同他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功賞過罰，寬嚴相濟的。尤能觀察每個人的長短，予以合當的利用。「不以人害事，不以事害人」，一切都是用客觀評判，坦白的處置。這是丁先生對于他的學生的態度。

這樣的教師，丁文江先生，給予學生們的好處不只學問上知識同治學訓練。他那活潑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訓練的徹底，待人的誠懇，同其他種種方面，無形之中感化到學生身上的，實在更為重要。青年學生，血氣未定，在有形無形之中，模仿性最為顯著。所以教育問題，不單是知識的灌輸，且須注意于人格的陶冶。因而「教師」的資格，不單是及格的學識，且仍須有足為大衆表率的道德，最好還能有充分盡他教師責任的技能與熱誠。丁先生確是有這種教師的資格，並且能充分的盡了他作教師的責任！

丁先生的死去，中國青年失掉了一個偉大的師表！教師們失掉了一個最好的模範！

二月九日夜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動物學　此係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新教科書之一種，供中學校師範學校用。

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鑛務報告書　此文與梭爾格（Solger）二君合撰，載於農商公報一卷一期及二期，是年八月九月。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

雲南東川銅鑛　英文，原著題爲"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 載於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是年十一月。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

中國之煤鑛　英文，原題爲"The Coal Resources of China". 載於遠東時報是年一月。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揚子江下流之地質　英文，原書名爲"Geology of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 上海濬浦總局出版，汪胡楨君譯文，載於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月刊一卷一至三期，彙載太湖流域水利季刊一卷二至三期。

直隸山西間蔚縣廣靈陽原煤田報告　此文與張景澄君合撰，載於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一號，附英文節要。

中國之鑛產　英文，原著題爲"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載遠東時報是年二月。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鑛政管見附修改鑛業條例意見書　是書與翁文灝先生合著，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

第一次中國鑛業紀要(民國元年至九年)　是書與翁先生合著，附英文。

北京馬路石料之研究　載於農商公報七卷十一期，是年六月。

揚子江下游最近之變遷——三江問題　此篇演講由趙國賓君記錄，載於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一期，是年十月。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

雲南東部之構造地質　英文，原書題為"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載於第十三次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Congress Geol. Intern. 13me Session, Belgique, Comptes rendus fase 2, P.P.1150—1160)

京兆昌平縣西湖村錳鑛　載於地質彙報第四號，附英文。

中國地質學會之目的　英文，原題為"The Aim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創刊號，第一次常會紀事。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署名宗淹，載於努力週報第一期第二期，五月七日及十四日。

奉直兩軍的形勢(附奉直戰爭區域圖)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一期，五月七日。

奉直戰爭真相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三期，五月廿一日。

廣東軍隊概略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五期，六月四日。

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六第七期，六月十一日及十八日。

忠告舊國會議員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九期，七月二日。

裁兵計畫的討論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十四期，八月六日。

湖南軍隊概略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十九期，九月十日。

山海關外旅行見聞錄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二十八期，十一月十二日。

造法的惡例　署名淹，努力週報第三十期，十一月二十六日。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最近五十年之鑛業　載於申報館出版最近之五十年。

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　載於努力週報讀書雜記第五期，一月七日。

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忠告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四十二期，三月四日。

中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　載於科學雜誌八卷一期，是年一月，彙載東方雜誌二十卷五期，及努力週報同年三月。

關因河畔的悲劇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四十七期，四月八日。

玄學與科學　努力週報第四十八第四十九期，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　努力週報第五十四第五十五期，五月廿七日及六月三日。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　努力週報第五十六期，六月十日。

少數人的責任　署名宗淹，努力週報第六十七期，八月二十六日。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地質學序　地質學爲謝家榮君所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

民國軍事近紀　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霞客遊記　載於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徐霞客年譜　是篇與徐霞客遊記同印，分上下二冊，附地圖一冊，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官辦鑛業史略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中國造山運動　英文，原著題爲"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八卷。

廣西猺語之研究　載於科學雜誌十四卷一期，是年一月。

外資鑛業史資料　地質調查所單行本。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　此書與曾世英君合著，列入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附英文節要。

豐寧系之分層　英文，原著題爲"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按豐寧系屬中國下石炭紀地層，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卷。

葛利普先生傳　英文，載於中國地質學會葛利普紀念册，(The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Dr. A. W. Grabau's 60th birth day and also his ten years work in China.) 原著題爲"Biographical Note."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　此篇演講稿載於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五期，是年四月。

評法國格蘭納著中國文化　英文，原著題爲 Prof. Granet's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 Paris 1929, English Translation 1930. 載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是年七月。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丁氏及謝氏石燕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　英文，原著題爲"A Statistical Study of tn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the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chi."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一卷。

川廣鐵道路線勘查記　英文，與曾世英君合撰，原著題為"Reconnaissance of a Railway Line from Chungking to Kwangchowwan."　載於遼東時報是年六月。

漫遊散記　陸續登載於獨立評論自第五期起（本年六月十九日）八十一期止(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重要節目如下：(一)我第一次內地旅行，(二)太行山裏的旅行，(三)雲南個旧錫鑛，(四)雲南的土著人種，(五)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六)金沙江，(七)東川銅鑛。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載於獨立評論創刊號。是年五月二十二日。

日本的新內閣　獨立評論第二期，五月二十九日。

日本的財政　同前。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運動　獨立第三期，六月五日。

所謂剿匪問題　獨立第六期，六月二十六日。

中國政治的出路　獨立第十一期，七月三十一日。

假如我是張學良　獨立第十三期，八月十四日。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獨立第十九期，九月二十五日。

誤人的地圖　同前。

自殺　獨立第二十三期，十月二十三日。

廢止內戰運動　獨立第二十五期，十一月六日。

日本的財政　獨立第三十期，十二月十一日。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中國分省新圖　與翁文灝曾世英二先生合纂，上海申報館出版。

假如我是蔣介石　載於獨立評論第三十五期，本年一月十五日。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獨立第卅七期，二月十二日。

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　獨立第三十九期，二月廿六日。

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　獨立第四十一期，三月十二日。

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黨員　獨立第五十一期，五月二十一日。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中華民國新地圖　與翁文灝曾世英二先生合纂，上海申報館出版。

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之意義　英文，與葛利普先生合著，為提出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之論文，原著題為"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f Permian Classification."載於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Re-

ports of XVI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1933.)

中國之石炭紀及其在密士失必與本薛文尼二系地層分類上之意義　英文，與葛利普先生合著，亦為提出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之論文，原著題為 "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Mississipian and Pensylvanian." 載於國際地質學會報告書。

徐君光熙行述　載於中國地質學會會誌第十三卷。

蘇俄旅行記　陸續登載於獨立評論自一〇一期起（本年五月二十日），一七五期止（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公共信仰與統一　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月十四日。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　獨立第九十七期，四月二十二日。

我的信仰　大公報星期論文，五月六日，兼載獨立一〇〇期，五月十三日。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二月十八日，兼載獨立一〇八期，七月八日。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二月十八日，兼載獨立一三三期，十二月三十日。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陝西省水旱災之紀錄與中國西北部乾旱化之假說　英文，原著題為 "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ciccation in N. W. China". 載於斯文赫定七十歲紀念冊。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Statune, Span, and Sit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Indices." 英文，載於慶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爨文叢刊自序　載於地理學報第二卷第四期。（叢刊原書不久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央研究院之使命　載於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月十六日。

中國中央研究院之科學工作　英文，原著題為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The Academia Sinica." 載於英國自然周刊（Nature）八月十日。

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演講，載於申報本年十二月十八十九兩日教育播音專刊。

再論民主與獨裁　獨立一三七期，二月三日。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大公報星期論文，三月二十四日，兼載獨立一四四期，四月一日。

科學化的建設 獨立一五一期，五月十九日。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大公報星期論文，七月二十一日，彙載獨立一六三期，八月十一日。

實行耕者有其地的辦法 大公報星期論文，十月十三日。

編輯後記

適之

△丁文江先生是獨立評論的創辦人之一。最初我們一班朋友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時時聚餐，談論國家問題，後來有人發起辦一個刊物。在君和我都有過創辦「努力週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後來因為一些朋友的熱心主張，我們也贊成了。在君提議，先由各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三個月的捐款，然後開辦。恰巧我因割盲腸炎在醫院住了四十四天，獨立的開辦因此展緩了兩個月，我們差不多積了五個月的捐款，才出版第一期。最初一年半，獨立的經費全靠我們十來個人的月捐維持，這都是在君的計畫。（努力週報是他發起的，也是他倡議每月抽百分之五的捐款。）獨立出版之後，在君撰文最勤，原來的社員之中，我因編輯最久，故作文最多，其次就是在君的文字最多了。他的「漫游散記」和「蘇俄旅行記」兩個長篇都是獨立裏最有永久價值的文字。就是在他最忙的時候，我的一封告急信去，他總會騰出工夫寫文字寄來。他每每自誇是我的最出力的投稿者！萬不料現在竟輪到我來編輯他的紀念專號！

△這一期的編輯體例是這樣的。紀念的文字，依照內容的性質，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通論在君生平的。第二類是專論他在科學上的貢獻的。第三類是注重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的。第四類是有關傳記的材料：兩篇記他最後在湖南的情形，兩篇是他的老兄和七弟的敘述，一篇是他的一個學生的記敘。第五類是他的著作目錄。

△各位朋友紀念在君的文字，都是出於哀悼的至誠，不用編輯人一一道謝。其中如吳定良先生在客中特別趕成紀念文；如高振西先生（北大地質系助教）既替我們翻譯葛利普先生的文章，又因我的囑托，在短時期中趕成一篇紀念文；如張其昀先生在短時期中編成在君的著作繫年目錄：這都是我應該特別致謝的。

△在君的著作目錄，此時倉卒編成，恐怕遺漏的還不

少。我自己知道的，如他在努力週報上用筆名「宗淹」發表的文字，如他的「中國軍事近紀」等，都已托章希呂先生（也是在君在南洋中學教書時的學生）補入張其昀先生的原稿了。他的大公報星期論文，恐怕不曾全收。他有一年曾替天津庸報每週寫幾篇社論，現在都無法收入，將來當請董顯光先生設法編目補入。

△在君的一些朋友在南京發起募集「丁在君先生紀念基金」，辦法大意是擬將此基金捐給中國地質學會，由地質學會理事會推舉委員五人組織保管委員會保管。此項基金應長久保存，所得利息，擬以一部分作為補助丁夫人之用費，其餘全數作為紀念獎金，對於地質工作有特別貢獻者，每年發給一次。現已由地質學會理事會推出翁文灝先生等五人為保管委員。各地朋友願意捐助之款，請直接寄給南京珠江路地質調查所翁詠霓先生收。

新出

胡適論學近著

現售特價，本年二月底截止

精裝一册四元，特價三　元
平裝二册二元，特價一元半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戰圖」各欄，分類刊載，以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尤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値，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本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所羅暹古康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研究我國古代民法之祕笈

續古逸叢書第三十七種

名公書判清明集

宋刊本　不分卷五册

是書所錄、係宋代官衙判牘集中名氏、自朱文公眞西山魏了翁以下凡二十八人所集爲戶婚一門凡二十二目曰立繼、曰戶絕、曰歸宗、曰分析、曰檢校、曰孤幼、曰女承分曰遺囑曰別宅子、曰義子、曰取贖、曰爭業、曰違法交易、曰僞冒交易、曰墳墓、曰屋宇、曰庫本、曰爭財、曰婚嫁、曰離、曰接脚夫、曰雇妾、判詞一百餘條、解決家屬親屬宗祧遺產以及債權物權等之糾紛讀者可以考見我國古代之法例民俗及與現行民刑法訴訟法之異同、

本書與左列續古逸叢書三種合售特價

第三十六種　樂善錄　宋刊本　十卷三册

第三十八種　武經七書　宋刊本　廿五卷三册

第三十九種　搜神祕覽　宋刊本　三卷一册

四種共十二册

分裝四函

夾貢紙本定價六十七元　特價五十元

料半紙本定價五十一元　特價三十八元

特價於本年二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印行